

佚存叢書

| |
|-----|
| 增4 |
| 子63 |
| 7 |



新嘉坡

木村榮市君
贈此書以為
其先考紀念
維時明治三
十九年九月
朝書圖



文館詞林卷第六百六十二

中書令太子賓客監修國史弘文館學士上柱

國高陽郡開國公臣許敬宗等奉 敕撰

太宗文皇帝伐遼手詔一首

漢武帝欲伐匈奴詔一首

答淮南王諫伐越詔一首

魏文帝論伐吳詔二首

魏常道鄉公伐蜀詔一首

西晉武帝伐吳詔一首

答杜預征吳節度詔一首

東晉明帝北討詔一首

東晉成帝北討詔一首

東晉安帝征劉毅詔一首

後魏孝文帝戒師詔一首

出師詔一首

後魏節閔帝伐爾朱文暢等詔一首

後魏孝靜帝伐元神和等詔一首

宋順帝西討詔一首

南齊明帝北伐纂巖詔一首

梁武帝北伐詔一首

又北伐詔一首

北齊文宣帝征長安詔一首

西伐詔一首

後周武帝伐北齊詔二首

太宗文皇帝伐遼手詔一首

門下行師用兵古之常道取亂侮亡先哲所貴高麗
莫離支蓋蘇文弑逆其主酷害其臣竊據邊隅肆其
蜂蠆朕以君臣之義情何可忍若不誅翦遐穢無以
懲肅中華今故欲巡幸幽荆問罪遼碣行止之宜務
存節儉所過營頓無勞精飾食唯充飢不須珍膳水

可涉渡者無假造橋道路通行者不用修理御營非
近州縣學生老人等無煩迎謁恐致勞擾弊於往來
昔隋室淪亡其源可覩良由智略乖於遠圖兵士疲
於屢戰政令失度上下離心德澤不加於匹夫刻薄
彌窮於萬姓當此時也高麗之主仁愛其口仰之如
父母煬帝殘暴其衆故衆視之如仇讎以思亂之軍
擊樂安之卒務其功也不亦難乎何入水而惡其濡
踐雪而求無跡朕緬懷前載撫躬內省昔受鉞專征
提戈撥亂師有經年之舉食無盈月之儲軍之餘資
朝不供夕至於賞罰之信尙非自決於心然猶所向

風靡前無橫陳蕩氛霧於五岳翦豺狼於九野定海
內拯蒼生使萎霜之草復含翠色將朽之骨重反豐
肌然則行軍用兵之事皆億兆之所親見豈虛言哉
及至端拱巖廓定策惟展身處九重之內謀決萬里
之外北殄匈奴種落有若摧枯西滅吐谷渾高昌易
於拾芥苞絕漠而爲苑跨流沙以爲池黃帝不服之
口唐堯不臣之域並皆委質奉貢歸風順軌然則崇
威啟化之道此亦天下所共聞也況今豐稔多年家
給人足餘糧栖畝積粟紅倉雖足以爲兵儲猶恐勞
於轉運故多驅牛羊以充軍食人無裹糧之費衆有

隨身之稟如斯之事豈不優於曩日加以躬先七卒
親決六奇使攻無所守戰無所拒略言其數必勝之
道蓋有五焉一曰以我大而擊其小二曰以我順而
討其逆三曰以我治而乘其亂四曰以我逸而敵其
勞五曰以我悅而當其怨何憂不剋何慮不摧可使
布告元元勿爲疑懼耳

漢武帝欲伐匈奴詔一首
制詔朕飾子女以配單于金幣文繡賂之甚厚單于
待命加媢侵盜無已邊境被害朕甚閔之今欲舉兵
攻之何如

答淮南王安諫伐越詔一首

皇帝問淮南王使中大夫王上書言事聞之朕奉先
帝之休德夙興夜寐明不能燭重以不德是以比年
凶災害衆夫以眇眇之身託于三侯之上內有飢寒
之人南夷相攘使邊騷然不安朕甚懼焉今王深惟
重慮明太平以弼朕失稱三代至盛統天接地人迹
所及咸盡賓服藐然甚慙嘉王之意靡有所終使中
大夫助論朕意告王越事

魏文帝論伐吳詔二首

制詔昔軒轅不爲涿鹿之師則蚩尤之妖不滅唐堯

不與丹水之陳則南蠻之難不平漢武不行呂嘉之
罰則橫浦之表不附光武不加囂述之誅則隴蜀之
亂不清故曰非威不服非兵不定孫權小醜憑江悖
暴因有外心凶頑有性故奮武銳順天行誅驍驍龍
驤猛將武步或修勾踐潛涉之□頑或圖韓信夏□
之誑愚接舡以水攻陳六軍以陸橫擊征南進運以
圍江陵多獲舟舡斬首執俘降者盈路牛酒日至大
司馬及征東諸將卷甲長驅其舟隊今已向濟今車
駕自東爲之瞻鎮雲行天步乘豐而運賊進退道迫
首尾有難不爲楚靈乾谿之潰將有彭寵蕭□之變

必自魚爛不復血刃宜慎終節動靜以聞
制詔管軒轅建四面之號周武稱予有亂十人斯蓋
先聖所以體國君人亮成天工多賢爲貴也今內有
公卿以鎮京師外設牧伯以監四方至於元戎出征
則軍中宜有柱石之賢師輜重所在又宜有鎮守之
重臣然後車駕可以周行天下無內外之慮吾今當
征賊欲守之積年其以尙書令穎鄉侯陳羣爲鎮軍
大將軍尙書僕射西鄉侯司馬懿爲撫軍大將軍若
吾臨江授諸將方略則撫軍當留許昌督後諸軍錄
後臺文書事鎮軍隨車駕當董督行尙書事皆假節

鼓吹給中軍兵騎六百人吾欲去江數里築宮室往來其中見賊可擊之形便出奇擊之若或未可則當紆六軍以遊獵饗賜軍士

魏常道鄉公伐蜀詔一首

制詔蜀叢爾小國土狹人寡而姜維虐用其衆曾無廢志往歲破敗之後猶復耕種沓中刻剝衆羌勞役無已人不堪命夫兼弱攻昧武之善經致人而不致於人兵家之上畧蜀所恃賴唯維而已因其遠離巢窟用力爲易今使征西將軍鄧艾督率諸軍趨甘松沓中以羅取維雍州刺史諸葛緒督軍趨武街高樓

首尾踧討若禽維便當東西並進掃滅巴蜀也

西晉武帝伐吳詔一首

制詔兵興以來八十餘年戎車出征罔有寧歲死亡流離傷害和氣朕每惻然悼心思戢兵靜役與人休息故罷習業廣分休假大遣扶老養孤及女朝夕相對而吳賊失信比犯王畧胡虜校動寇害邊郵人兵欽少不足擒制輒當前休中土以相應赴將士疲悴而猶不及事欲以爲靜而更爲勞昔淮夷不賓成王東伐獫狁作難戎車夏征自古及今咸皆勤戎遠戍先勞後逸未有得修無爲於有事之時也自宣皇帝

以來每以吳蜀爲憂邊事爲念今孫皓犯境夷虜擾邊此乃祖考之遺慮朕身之大耻也故繕甲修兵大興戎政內外勞心上下勦力以南夷勾吳北威戎狄然乃得休牛放馬與天下共饗無爲之福耳今調諸士家有二丁三丁取一人四丁取二人六丁以上三人限年十七以上至五十以還先取有妻息者其武勇散將家亦取如此比隨才署武勇掾史樂市馬爲騎者署都尉司馬中間以來內外解弛吏寡盡忠之心將無致命之節朕方靜人用未加罪戮今當大修戎政以混壹六合賞功罰情明罰整法其宣勅中外

羣官使各悉心畢力明爲身計主者以時施行條品西晉武帝答杜預征吳節度詔一首

制詔夫悅以犯難人忘其死此用兵之本若乃臨戎致果則必莅之以牲斷之以威故商令主告誓其衆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于社昔魏降穰苴列國陪臣苟有犯其政令者雖親如揚干莊賈皆戮之不疑用能尊主立勳垂聲載籍今廣命羣帥凌江致討將以靜齊南裔綏寧四海蓋鷹揚哮闕之士成功之一會也可不勗哉懸旌萬里當令首尾協同此旣然矣且元帥所統或本不相督威令教禁素不服習若各任

所見不相順從必顛越不振以疚大事兵凶戰危呼
吸成變可不慎耶斯乃三軍之命國之安危苟有乖
遺以致負敗雖賈領之罰必加鈇鉞之誅必用固無
及矣是故投之死地而後生蓋知亡必存也人故殺
人而萬夫齊勇蓋自古之政也方岳元帥推轂所委
若需懦縱法忘在公之義上愆國命下墜徒衆雖悔
身何及凡所督敢距違節度便以軍令從事書稱宣
力汝爲又曰尙桓桓如武如貔如熊如羆軍司將軍
其各勉之申勒羣帥以下使知此命

東晉明帝北討詔一首

制詔昔魏絳撫和諸戎郅都魏尙威懾匈奴故封疆
之任在於得才漢文所以思廉頗李牧也單于慕容
痍不遠萬里請吏率職禮讓忠義著之遐朔欲勦力
國難剪滅長虵宜得名胄英才以董統之使一時齊
舉致討寇庭此聲實並振雖越在海外其狀若身手
矣尙書廣陵公眇弘量淹濟識謀經通文武著於勲
績忠誠每思立事可委以重任使朕無北顧之憂者
也其以眇持節督幽平并州諸軍事領護東夷校尉
鎮東將軍平州刺史公如故主者假授諸所應供給
及信風引道

東晉成帝北討詔一首

制詔戎夷猶夏神州傾覆二帝辭宮幽沒虜庭永言
厥艱夙夜慨憤自聞江表屢有事故剋平內難始漸
夷泰征伐事大役不再舉是以廟算待期畜力觀釁
今羯寇衰弊王略彌振時至理盡天人玄應大將軍
涼州刺史西平公駿忠勲三代義誠壯烈總帥秦涼
爲國宣力今遣健步剋同征舉宜令影響相應萬里
齊契其先普告遠近征鎮牧守諸軍竝令誠嚴須使
還進討蕩滌區宇以雪國耻其忠臣義士徇功效命
必加殊賞以旌勲節

東晉安帝征劉毅詔一首

宋傅亮

制詔劉毅傲佞凶戾履霜已久中間覆敗宜卽顯戮
晉法含弘復蒙寵授曾不思愆內訟怨望滋甚賴宰
輔藏疾特加遵養遂復推轂陝西庶能感革心而長
惡不悛志爲奸宄陵上虐下縱逸無度旣解督任江
州非復所統撥從兵衆畧取租運駈斥舊戎厚樹親
黨西府二局文武盈萬悉皆割留曾無片言肆情恣
慾罔顧天明又與從弟蕃遠相景響招聚剽狡繕甲
修兵外託省疾實規伺隙同惡相濟圖會荆郢尙書
左僕射謝混憑藉口資超蒙殊遇而佻躁銳職爲亂

階扇動外日連謀萬理是而可思孰不可懷已詔太尉隨宜剪戮諸所處分一委公高算
後魏孝文帝戒師詔一首

門下夫出征有嘉故正邦之象興焉王赫斯怒蓋篤周之祐明矣夫然則蚩尤之戰不亦宜乎變伐之功豈非茂歟是以乾儀雖眇景曜莫殊坤壤雖廓皇輝罔二晉尉他僭越終屈漢命孫皓跨吳竟歸晉師斯乃天地之常運人理之恒數耶今蕭氏篡竊江會未賓王化士有二王之嫌物無一同之慶人神所以憤惋於幽顯靈祇所以咨嗟於昏明彼旣得非用順又

守不以仁逆君之罪未忘於南裳虐眈之政已形於北京難遇之機於茲莫再矣朕承考列累聖之隆構猥屬後仁必伐之嘉運仰稟先后慈聖之誨俯賴侯辟匡弼之誠四海熙寧八表邕泰謨明騁智之臣競思於廟堂爪牙折衝之將揮袂於陛闈玉燭休和士卒殷溢此而不舉孰復可也是故夙夜慨慮寢寐靡輟將欲仰順天心俯拯眈物布德宣風躬接江漢翦僞勃於荆楊蕩不臣於岷越混茲文軌載昌皇業上答祖宗傳授之意下副黔兆傾戴之心然興師勳戎必須豫策振威舉旆寔待儲伏可勅尙書入坐與三

公詳議軍資邊實之宜介冑戈稍之用皆令修備使
有征無戰臨事果稱不亦善乎

後魏孝文帝出師詔一首

門下蕭鸞悖道反德唱逆滔天往齡順動鼓鐘彰罰
僞朝將相請虔聘貢南冠東琛許在旬日朕以大道
崇寬海量無細愆彼蒼生徒羅厥擾故開天墜煦盪
地容瑕歸風之際聽其祇遣而禍迷狂心天弃虐政
不知事大以衛社稷旋生微詭反以我讎頓辱王人
前主之使怒甲及乙妄生鋒牟鬱飯臭魚以儆行李
食言爽信遂絕踐好內離九族之親外杜強鄰之援

表裏俱失不亡何待所謂我直彼曲人神同憤者也
將襲行天伐誓殄逋篡然討國混化功爲至遠不可
曰一舉指期吳員有言三師以肆楚必道弊誠哉茲
談可不驗歟今歲便勅豫郢東荆東豫東郢南兗南
徐東徐等嚴兵勒衆南入揚威迎降納附廣張聲略
果有機也遂爲龍驤之捷如未可焉且爲示德之師
皆仰刺史躬率戎首若致稽疑軍法從事一二亦有
別勅耳又詔徐兗光南青荆洛纂備戎事應召必赴
臨命淹闕國有常刑

後魏節閔帝伐爾朱文暢等詔一首

魏收

門下有國有家必以賞罰爲本或王或霸莫不崇明
軌律眇自前古下至於今喪亂之來咸由此道自永
安失馭天下橫流爾朱宗屬分割海內不臣著於遠
近社稷傾於旦夕蒼生荼苦冠帶寒心大丞相渤海
王忠義通神靈武冠代大惟宗祏之重深愍黎庶之
怨定策啟行被堅執銳摧羣醜於鄴南束凶鬼於洛
下惡黨梟懸人神明日故天柱大將軍榮所有諸子
實惟逆徒論之典刑義不蠲免尸口腰斬孰曰非宜
相王顧敦仁厚之風深存契闊之義朝政乃屈法申
恩時主則成人之美全其門戶赦其骸骨血祀獲保

家業不墜擊鐘鼎食家成市里母則尊稱長主望傾
戚屬二子爵窮十等位居八命荷國家山岳之惠受
相王子弟之恩谿壑其心罕知盈足朝市懾其威福
州郡拘其託請傷風害政布於人言永不悛改終無
□畏白卯成翼從裁及拱持此童昏早濫王爵誠是
國朝後追往効莫非相王覆育之厚且託陰不折其
枝過食不毀其器豈有受人令濟之貸託人姻媾之
親而招此蠢愚構茲奸逆潛署位號身爲魁藪趙趨
侏張圖成反噬此而可忍孰不可懷朕以寡德君臨
萬寓今者南越江湖北窮沙漠東踰遼海西極關河

丙安外穆華戎謚爾豈朕寡德所能獨致寔賴相王父子左右皇家經綸夷嶮扶持國命四海百靈所共依仰文暢昆季狂勃如斯既不利王且將危朕今不翦蕩後難方深永言念之震驚夢寐夫管蔡流言周誅肆於前祀上官挺禍漢罰窮於昔年雖親在骨肉地居戚里未聞縱其要領全其苗裔若使在恩忘義存惠捨威則邦國淪覆翹足可待且國有正刑朝有常制君親無將事光先典捨而不行何以爲化宜肅舉刑書示於億兆文暢兄弟宜依律坐可令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安德郡開國公祖

裔速徃行決母及妻子一依恒口其房子遠鄭仲禮李代林等頑嚚小醜謀此亂階身既伏辜家有常例但侍中房謨執心端固操履清白出內在公績著朝野善人斯宥抑有舊聞仲禮本自傍孽晚見收舉身不列於伯季迹未入於家門一居晉陽內同行路代林生而外後事絕本親罪不相及義實有取相王弃瑕錄用志存含育既有啟聞事如高旨其此三家依啟原恕並免其官誦罪私室自餘梟鏡皆從律條文暢已下同逆之類義士弃其美棊資財豈汗王府所有家產悉賞軍人一任相王斟酌分給漆頭焚首慙

代共之洿宮醢骨蓋唯通淮天之所弃人其舍諸
後魏孝靜帝伐元神和等詔一首

魏收

門下向背有禍福之機誅賞爲威勸之本軌物成務
咸必由之侯景擢自凡猥名行無聞僥倖時來謬見
收試狡猾反覆唯利是從往事爾朱偏受榮遇一朝
去就罔顧昔恩趙趨輕動志在姦詐朝廷弃瑕藏穢
仍蒙令引庶其鶚音可革取其行間之用位踰其量
過延寵祿藉我風雲遂成鱗羽入列鼎臣出裁節將
勲無可紀才不足徵而淺器遽盈知小謀大謂己功
名難居物下曾不知狐假武威地憑霧積包藏禍心

潛圖不軌因總戎之際乘專任之機擁逼兵衆構釁
南服此乃懦夫扼腕之日義士切齒之秋凡在人倫
孰不憤慨而前揚州刺史元神和何悅張慶壽王黑
醜宮延和王貴顯侯仙劉崇信張業等九人竝以賤
篋名汗朝簡了無犬馬之識便有梟獍之心密相影
響贊成姦逆隨託豺狼長茲虺虺欣其位署委質駟
馳甘厥鉤餌効以死力東西殘掠毒被村塢扇合蛾
蟻終此亂階叛恩背德莫此之甚雖蹈名義事非小
人而申禁垂法國有恒典其此九家竝可從憲拏戮
之科理無攸捨自餘拘繫註誤之徒既懼死俛眉情

非樂禍宜疎天網一原不問固使逆節知澆荐之制
傾側獲自安之所

宋順帝西討詔一首

門下豺虺反噬釁阻西州義士厲魂懦夫聳氣秋葉
春冰跋踵可殄猶宜薄曜六軍肅行天誅驃騎大將
軍道成神寓英邁叡策深算必能踐機電掩乘利雲
驅便可總統水陸明發次路實憑嘉謨以清氛沴

齊明帝北伐纂巖詔一首

徐孝嗣

門下自晉氏中微宋德將謝潘臣外叛要荒內侮天
末悔禍左衽亂華巢穴神州遂淹年載朕嗣膺景業

踵武前王靜言隆替思壹區夏但多難甫夷恩化肇
洽興師擾衆非政所先用戢遠圖權緩北略冀戎夷
知義懷我好音而凶酋剽狡專事侵掠駟扇異類蟻
聚西偏乘彼自來之資撫其天亡之會軍無再駕人
不重勞傳檄以定三秦一麾而匡禹迹在斯舉矣且
中原士庶久望皇威乞師請援結軌馳道信不可失
時豈終朝宜分命方岳因茲大舉侍中太尉鄱陽郡
開國公顯達當整輟槐陰指授羣帥可使持節本官
公如故便可中外纂巖明設購賞

梁武帝北伐詔一首

沈約

文館詩林
門下朕膺天明命平壹區宇念在綏懷遠邇康俗濟
人每勅邊苟勿擾疆場自非時來有會因機電掃不
得輕信間諜冒求小利兼欲制勝廟堂以德懷遠而
比得徐豫諸州并郡守啟牒云蕞爾獯醜陳兵淮甸
蜂聚蟻結規犯邊城推之以事理不應爾但遺虜餘
孽肆彼人上僞黨猜離爲日已久羯將元澄嫌隙內
構作戎壽春常慮禍及故設此姦數規擾邊鄙望得
推遷少延晷刻而蜂蠆有毒聞之自古兼以淮肥萌
庶存本志深應赴之宜實在斯日便可命將出師乘
機翦定今遣中領軍雲杜縣開國侯慶遠等濟自牛

渚卷甲風驅徑趣長瀨寧朔將軍王僧炳等熊羆三
萬步出橫塘左將軍珍國武旅五萬相係電發北向
鍾離直出肥口冠軍將軍紹叔等饗兕四萬飛帆灑
湖席卷合肥直指淮泗征南將軍茂先等水步六萬
同出廬江風掃壽春反我侵地輔國將軍叡等浮舟
清泗北取下邳雲徹颺舉吞蕩彭汴後軍將軍和海
艤凌波逕出長廣營邱舊國一麾以定左將軍景宇
等總樊鄧銳師底定伊洛征虜將軍邱黑勒華陽之
衆斜趣長安緣邊牧守各據要害絕其歸逕勿使能
反侍中穎達等出鎮瓜步枕威江涘西道衆軍並受

茂成規北討羣師悉稟秀戎律郢司雍自如先相督
夫兵者凶器寔難屢動癘人費財爲邦所戒便宜因
此營一括囊禹迹先定充司進靡竝涼文軌大同於
是乎在

梁武帝又北伐詔一首

門下周文薄伐實寧邊患漢武命師允恢王畧蕞爾
犬羊陵縱日久宋氏云襄乘豐逞暴海岱彭鄒翦焉
淪覆雖每存拯定雄圖弗舉齊未紕紛復肆姦毒宛
葉淮肥仍離內侮僞酋惡稔天誅自降凶渠嗣虐險
慝爛流殘鉏親黨咀噬黔庶繁役絲興毒賦雲起司

冀餘華中州舊族綏綴足宛頸載離塗炭延首南雲
思沾王澤鼎運啟基大業草創蠶彼戎心仍窺壇場
虔劉我部侵擾我徐方小豎道遷乘隙背誕凶醜貪
愚復相苞納前以叛臣難長彼此齊患推心忖物庶
必闇同故有移書較陳往旨而方加擁蔽曾無及報
同惡相濟市賈非匹告舍旣違難以義獎非威非力
制勝莫從加以醜數云亡幽顯咸應訛謠表微災沴
備兆殄滅之期皎如日月左伊右瀝實殷霜露鴟梟
是宅非謂天道一□已周寔惟冥數取亂之機事協
茲日頃時和歲稔政平人豫華戎內款表疏相屬便

宜廣命羣帥赫然大舉總一車書混同禹迹具位泉
猷等戎卒七萬先定壽春某等武旅五萬揚旌灤峴
旣清穎汝臨瀍澗某等鐵騎二萬超影絕羣出自太
徐徬趣鞏洛某等組甲四萬霜鋒曜日發自淮汭直
指金墉某等率羽林趨勇五萬某等率二兗剽猛熊
羆十萬同濟彭泗經汴入河某等海舶萬舳徑掩臨
淄某等輕銳五萬風偃濟岱拂茲鉅野汎彼孟津某
勒司郢之師驍勇六萬步出義陽橫轡熊耳等率三
州武毅劔客八萬人自曾陽傳檄峭陝暨中嶽而解
鞍指浮橋而一息竝敕某等連旌五萬水陸齊邁具
位泉藻帥徒七萬雲飛靈關北通棧路澄廓隴右凡
此將帥啟塗載路魚麗後軍駱驛繼軌經啟中原括
囊九服伐罪弔人於是乎在大眾外臨宜有總一自
非密親英譽風略兼遠無以專任闔外投律羣師臨
川王宏可權進督南北兗徐青冀豫司霍八州都督
北討諸軍事命將出車咸有副貳具位恢可暫輟端
右參贊戎機舟徒雷駭熊武百萬投石拔距之力折
關扛鼎之威岳動川移風馳電邁鐵馬方原戈船千
里百道并駟同會洛邑戡翦逋醜馘掃鯨鯢被仁風
於兩周撫遺黎於趙魏將令溥天之下於斯大同偃

伯靈臺何遠之有元恪若能率某徒屬輿櫬軍門者
中軍府以時將送當待以列侯之禮

北齊文宣帝征長安詔一首

閔下朕撫輿運曆數在躬內綏外畧志清四海是以
沙塞之外虜馬無跡遼碣已東夷車共軌百蠻畏威
三吳慕義天下九州克寧者八惟有秦隴蕞爾久隔
風化僭擅一方狼顧鷄跼詿誤良善迫脅忠賢置之
凶網無由自拔君臨區宇萬物爲心言念關輔能不
憤慨而旣厭亂人思大同混一之期事今日武夫百
萬龍馬千郡含怒蓄銳爭駈求敵何得爽神祇之心

抑將相之請必當訓旅誓衆天動雲臨新途舊道長
駈電擊賊帥宇文黑獺口拒一隅不討日久自許雄
兒假稱僞將深藏匿跡雖存若亡今干戈不敢輸運
未止論人指事誰爲厲階不容弘茲度外居之漏網
斧鉞所用捨此何先獺若敢率烏合送死東下或由
舊洛或出太州當親統六軍決機兩陳朕遠尙軒后
有戰必平近慕成湯無征不克策畧所用抑與神通
小醜區區想所聞悉苟獲交兵天贊我也如其鼠竄
秦中憑恃險阨擁兵自守不敢動足朕已下木汾流
成船晉地便當躬先將士超河西入王壁河東猶如

文館詩林
卷之三
三
棄土何用顧瞻眇小取茲枝葉當徑掩長安梟茲凶
首雖復藏山沒水終不縱置其所部將士足知禍福
若翻然順疑立忠建効高官重賞事異常倫如其同
迷不及敢隨逆節軍鋒之下自有恒誅朕以梁邦舊
散好睦聞其姦計乃欲都謀荆郢之間望爲僥倖第
七上黨王渙雄才猛力氣震三軍賊有耳目豈不委
具當令其稔勒熊羆口流風卷直指寇場何往不碎
王者之言明如日月終不示以虛聲而無實事宜申
宣內外咸使聞知
北齊文宣帝西伐詔一首 陽休之

門下昔漢祚肇興番隅有竊號之長士德應運吳蜀
有不羈之酋自魏道陵夷四維板蕩關隴乘釁擅命
一方狐栖鷄據假延歲序天網未加生靈塗炭朕握
符受命臨御兆人九服來蘇百蠻稽顙念彼關河獨
隔王化不有蹙勞理無永逸今便親御六軍長驅三
輔總七萃之雄奮五丁之銳問罪渭濱弔人隴右天
下大定良在茲辰可以今月二十日出頓勅內外戒
嚴尙書依式備辨
後周武帝伐北齊詔三首
制詔高氏因時放命據有汾漳擅假名器慙年永久

朕以亭毒爲心遵養時晦遂敦聘好務息黎元而彼
懷惡不悛尋事侵軼背言負信竊邑藏姦往者軍下
宜陽豐由彼始兵與汾曲事非我先此獲俘囚禮送
相繼彼所拘執曾無一反加以淫刑妄逞毒賦繁興
齊魯軫殄悴之哀幽并企來蘇之望旣禍盈惡稔衆
叛親離不有一戎何以大定今白藏在辰涼風戒節
厲兵詰暴時事惟宜朕當親御六師襲行天罰庶憑
祖宗之靈資將士之力風驅九有電掃八紘可分命
衆軍指期進發

害朕君臨萬國志清四海思濟一代之人寘之仁壽
之域緬彼齊趙獨爲匪臣乃睠東顧載深長想僞主
涼德早聞醜聲夙著酒色是耽盤遊是悅奄監居阿
衡之任胡人寄喉唇之重棟梁骨鯁翦爲仇讎狐趙
緒餘降成阜隸人不見德唯虐是聞朕懷茲漏網置
之度外止欲各靜封疆共紓人瘼故也爾之主相曾
莫是思欲構厲階反貽其梗我之率土咸

下闕

文館詞林卷第六百六十二

文館詞林卷第六百六十四
 中書令太子賓客監修國史弘文館學士上柱
 國高陽郡開國公臣許敬宗等奉敕撰

漢文帝與匈奴和親詔一首

魏明帝答東阿王論邊事詔一首

後魏孝文帝與高句麗王雲詔一首

隋文帝頒下突厥稱臣詔一首

安邊詔二首

隋煬帝褒顯匈奴詔一首

武德年中鎮撫四夷詔一首

貞觀年中安撫嶺南詔一首

慰撫高昌文武詔一首

巡撫高昌詔一首

撫慰處月處密詔一首

撫慰百濟詔一首

撫慰新羅王詔一首

漢文帝與匈奴和親詔一首

制詔朕既不明不能遠德使方外之國或不寧息夫
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圻之內勤勞不處二者之咎
皆自朕之德薄而不能遠達也間者累年匈奴並暴

邊境多殺吏人邊臣兵吏又不能諭其內志以重吾
不德夫久結難連兵中外國將何以自寧今朕宿興
夜寐勤勞天下憂苦萬姓之惻怛不安未嘗一日忘
於心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轍於道以諭朕志於單
于今單于反古之道計社稷之安便萬姓之利新與
朕俱棄細過階之大道結兄弟之義以全天下元元
之人和新以定始于今年
魏明帝答東阿王論邊事詔一首
制詔覽省來書至于再三朕以不德夙遭旻凶聖祖
皇老復見孤弃武宣皇后復卽立官重此哀燹五內

傷剝又以眇身闇於從政是故二寇未誅黔首元元各不得所雖復兢兢坐而待旦尙懼無益王俠輔帝室朕深賴焉何乃謙卑自同三監知吳蜀未梟而海內虛耗爲憂又慮邊將或非其人諸所關喻朕敬聽之高謀良策思聞其次

後魏孝文帝與高句麗王雲詔一首

門下得黃龍表知卿愆悖朝旨遣從叔隨使夫儀乾統運必以德信爲先淮列作藩亦資敬順爲本若君信一虧何以臨御萬國臣敬慙替豈能奉職宸居故靈震作威以明天罰五刑垂憲以肅不恭斯乃人神之常道幽顯之通規往以明堂肇制皇化惟新勅諸藩侯修展時見至於言獎羣方勸說荒服每以句麗虔誠喻厲要戎今西南諸國莫不祇奉大命星馳象魏或名王入謁或藩貳恭覲觀光駿奔欣仰朝祀皇皇之美於斯爲盛而卿獨乖宿款用違嚴勅前辭身病後託子幼妄遣枝親仍留同氣此而可忍孰不可恕也若卿父子審如所許者應遣親弟以赴虔貢如令弟復沈瘵應以卿祖拊體代行過事二三並違朝命將何以固昔房風晚至大禹所以垂威東國闕敬周公所以親駕斯豈急急於兩夫遄遄於兵甲者哉

但以縱之則萬國同奢劉之則九宅齊肅故也從叔
之朝乃西藩常事今於旅見之辰而同之歲時之使
於卿之懷寧可安乎卿之親弟及卽鄒二人隨卿所
遣必令及元正到闕若言老病者聽以四牡飛馳車
輿涉路須待卿親至此然後歸反羣后重爽今召今
朕失信藩辟者尋當振旅東隅曜戎下土收海金賚
華夏擁貉隸而給中國廣疆畿於滄濱豐饒使於甸
服抑亦何傷乎其善思良圖勿貽後悔如能恭命電
赴既往之稽一無所責恩渥之隆方在未已矣不有
君子奚能爲國其與萌秀宗賢善參厥衷稱朕意焉

隋文帝頒下突厥稱臣詔一首

門下突厥沙鉢略可汗表如此昔暴風不作故南越
知歸青雲干呂使西夷入貢遠人內向乃事關天獯
鬻相踵抗衡上國止爲寇盜禮節無聞唯有呼韓永
臣於漢奇才重出異代一揆沙鉢略稱雄漢北多歷
歲年左極東胡之土右苞西域之地遐方部落皆所
吞并百蠻之大莫過於此昔在北邊屢爲草竊朕常
曉喻令必修改彼亦每遣行人恆自悔責今通表奏
萬里歸風披露肝膽遣子入侍罄其區域相率稱藩
往迫和與猶是一國今作君臣便成一體情深義厚

朕甚嘉之蓋天地之心愛養百姓和氣普洽使其遷善屈膝稽顙畏威懷惠雖衣冠軌物未能頓行而稟訓承風方當從夏永爲臣妾以至太康荷天之休海外有截豈朕薄德所致此已勅有司肅吉郊廟宜普頒行天下咸使知聞

隋文帝安邊詔二首

李德林

門下有陳氏昔在江表劫剝生靈事等怨讎何以堪命嶺南之地塗路懸遠如聞凶魁賦斂貪若豺狼賊署官人情均谿壑租調之外徵責無已一丁年科甲一具皮毛鐵炭船乘人功殊方異物干端萬緒晨召

暮行夕求旦集身充苦役至死不歸物有借公永不還主與人共市百倍求利詣官申屈一代無期各不聊生無能自保晝悲宵恨行號坐泣微畜資產殃禍立至誣以賊盜繫以囹圄貨財不盡性命不存彼土之人性多純直弗堪州郡漁獵之苦或避山藪規免旦夕卽稱反叛申於僞臺歲歲起兵西南征討多縛良善以充賊隸圓首方足同稟性靈故以上感玄天有傷和氣南海諸國欲向金陵常爲官非法盤檢遠人嗟怨致絕往還陳氏云微厥途非一粗陳聞見其慈實甚今皇師宣揚朝化凡此諸事已爲百姓除之

重加存恤之理別申愛養之義軍行所及一毫勿犯
外國使人欲來京邑所有船舶沿沂江河任其載運
有司不得搜檢嶺外土宇置州立縣既令擢彼人物
隨便爲官省迎送之煩知風俗之事訓人導德正身
率下必當悉改前弊以副朕懷

門下西南夷俗遠僻一隅皆在漢朝始經開拓山藪
之內多或生梗頃年以來荒遐率服梯山航海無闕
歲時而種類寔繁競相殘賊重譯款邊奉藩屢請咸
乞王師救其暴亂朕受明命爲天下君一物失所載
深矜惕懷柔止殺前王令典宜遣大使先喻朕懷仍
命諸軍勒兵繼進若軒蓋所至望風投款善加綏養
各令安業如或愚蔽敢相抗拒軍鋒所及止在逆者
一身其餘家口竝亦撫慰務在安全一毫勿犯不得
肆將士之情極干戈之用遠方異俗其知此心

隋煬帝褒顯匈奴詔一首

門下德合天下覆載所以弗遺功格區宇聲教所以
咸衆至於梯山航海請受正朔襲冠解辮同彼黔黎
是故王會納貢義彰前冊呼韓入朝待以殊禮突厥
意利珍豆啟人可汗志懷沈毅常修藩職往者挺身
違難拔足歸仁先朝嘉此款誠授以徽號資其甲兵

文會詩林
之衆牧其殘滅之餘復祀於既亡之國繼絕於不存
之地斯固施均亭育澤漸要荒者矣朕以寡德祇奉
靈命思播遠猷光熙令緒是以親巡朔野撫寧藩服
啟人深執誠心入奉朝覲率其種落拜首軒墀言念
丹款良以嘉尙宜隆榮數或復恆典可賜輅車乘馬
鼓吹幡旗贊拜不名位在諸侯王上

武德年中鎮四夷詔一首

門下畫野分疆山川限其內外遐荒絕域刑政殊於
函夏是以昔王御俗懷柔遠人義在羈縻無取臣屬
渠搜卽叙表夏后之成功越裳重譯美周邦之長算
至如秦皇好勝口逐戎夷漢武憑威交兵胡越遂使
四萌曝骨九府無儲天下騷然海內愁怨有隋季代
黷武耀兵萬乘疲於河源三年

下闕

文館詞林卷第六百六十四

文館詞林卷第六百六十八

中書令太子賓客監修國史弘文館學士上柱

國高陽郡開國公臣許敬宗等奉 敕撰

漢哀帝改元大赦詔一首

魏元帝改元大赦詔一首

西晉武帝即位改元大赦詔一首

改元大赦詔一首

東晉元帝即位改元大赦詔一首

改元大赦詔一首

東晉簡文帝即位大赦詔一首

後魏孝文帝改元大赦詔一首

宋武帝即位改元大赦詔一首

宋孝武帝改元大赦詔一首

南齊高帝即位改元大赦詔一首

南齊廢帝改元大赦詔一首

南齊海陵王即位改元大赦詔一首

南齊明帝即位改元大赦詔一首

改元大赦詔一首公引前齊宗等奉 陳巽

南齊東昏侯改元大赦詔一首文館學士上封

梁武帝即位改元大赦詔一首

北齊廢帝即位改元大赦詔一首北齊中興之正

北齊廢帝即位改元大赦詔一首齊王公之

北齊孝昭帝即位改元大赦詔一首齊神武之

北齊武成帝即位改元大赦詔一首齊神武之

後周明帝即位改元大赦詔一首齊神武之

陳武帝即位改元大赦詔一首齊神武之

陳宣帝改元大赦詔一首齊神武之

隋文帝登祚改元大赦詔一首齊神武之

隋文帝即位改元大赦詔一首齊神武之

隋煬帝即位改元大赦詔一首齊神武之

漢哀帝改元大赦詔一首
漢哀帝改元大赦詔一首
再獲受命之符朕之不德曷敢不通夫基事
之元命必與天下自新其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爲
太初元將元年

魏文帝改元大赦詔一首

制詔晉三祖神武聖德應天受祚齊王嗣位肆行非
度轉覆厥德皇太后深惟社稷之重延納宰輔之謀
用替厥位集大命予一人以眇眇之身託于王公之
上夙夜祇畏懼不能嗣守祖宗之大訓恢中興之弘

業戰戰兢兢如臨于谷今羣公卿士股肱之輔四方
征鎮宣力之佐皆積德累功忠懃帝室庶憑先祖父
有德之臣左右小子用保父皇家俾朕蒙闇垂拱而
化蓋聞人君之道德厚侔天地潤澤施四海先之以
慈愛示之以好惡然後教化行於上兆庶聽於下朕
雖不德昧于大道思與宇內共臻茲路書不云乎安
人則惠黎人懷之其大赦改年減乘輿服御後宮用
度及罷尙方御府百工伎巧靡麗無益之物

西晉武帝卽位改元大赦詔一首

張華

制詔御史中丞等晉朕皇祖宣王聖哲欽明獲應期

文館詩林 卷之三
運熙帝之載肇啟洪基伯考景王執道宣猷緝熙諸
夏至于皇考文王濬哲光遠允協靈祇應天順人受
茲明命仁濟于宇宙功格于天地肆魏氏弘鑒于古
訓儀刑于唐虞疇咨羣后爰輯大命於朕身子一人
畏天之命用弗敢違遂登壇于南郊受終于文祖燔
柴班瑞告類上帝惟朕寡德負荷洪烈允執其中託
于王公之上以臨君四海惴惴惟懼罔知所濟惟爾
股肱爪牙之佐文武不貳心之臣乃祖乃父實左右
我先王以弼寧帝室光隆大業思與萬國共饗休祚
其大赦天下與之更始自謀反大逆不道已下在命
年十二月七日昧爽以前皆赦除之改咸熙二年爲
泰始元年賜人爵五級露布天下及諸王公國別使
稱朕意焉

西晉武帝改元大赦詔一首

制詔蓋至化之本寬以居之仁以行之然後道濟天
下品物得所朕以不德託於王公之上在位十年不
能光宣大訓嘉靜萬國吳會僭虐戎夷作害戍者勤
瘁於外百姓劬勞於內加以水旱爲災歲比不登雖
昧且兢兢不遑荒怠未能道德齊禮使羣生獲益斷
獄歲增人免無恥上古易簡而化成刑輕而姦改仰

觀在管何今者不逮之遠哉書不云乎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逸罰意者豈文教未篤政煩網密故醅樸離散以至於此歟思存化本務與四海共興時雍使元之人咸得自新其大赦天下改元爲咸寧

東晉元帝卽位改元大赦詔一首

制詔昔我高祖宣皇帝至德應期受天明命立石著瑞肇基帝道景皇纂戎文皇扇烈重離宣曜庸蜀稽服武皇受終登陟帝位光澤天下九州順軌惠懷多難帝主不造夷狄豺狼肆其暴亂京都傾覆宗廟爲墟孤悼心失圖靡知所措繕甲修兵補結天網將以

雪皇家之恥蕩鯨鯢之害然後謝責象魏歸身藩臣生死之志畢矣今百辟卿士億兆之人上陳靈符下稱物情同見翼戴若影響焉孤誓心不廻至于三至于四有司固請所守有辭志不可奪孤逼于羣吏之議用奉上蒸嘗虔祀祖考明告靈神以祇休命今立宗廟備百僚所以奉先帝傳晉祚總九牧保生靈也惟爾股肱爪牙之佐文武不貳心之臣其各立功立事以扶我帝室其與天下蕩滌瑕釁改往自新同率子來致天之罰其大赦天下改建興五年爲建武元年

東晉元帝改元大赦詔一首

制詔昔我高祖宣皇帝誕應期運廓開皇基景皇帝
文皇帝奕葉重光緝熙諸夏爰暨武皇帝應天順時
受茲明命功格天地仁濟宇宙昇平刑措卅餘載矣
昊天不融降此鞠凶懷帝短折越去王都天禍荐臻
大行皇帝崩徂社稷無奉六合無主肆羣后三司六
事之人弘鑒古訓刑于興廢疇咨庶尹至于華戎致
輯大命于朕躬余一人畏天之威用弗敢違遂登壇
南岳受終文祖焚柴頌瑞告類上帝惟朕寡德績戎
洪緒君臨四海惴惴憂懼若涉川冰罔知攸濟惟爾

股肱爪牙之佐文武熊羆不貳心之臣用能宣力四
方左右我先帝弼寧晉室輔余一人思與萬國共同
休慶其大赦天下改建武二年爲太興元年

東晉簡文帝卽位大赦詔一首

制詔昔王室多故穆哀早崩皇胤夙零神器無寄東
海王以母弟近屬入纂大統嗣位累年昏闇亂常人
倫虧喪大禍必及則我祖宗之靈靡知所託皇太后
深懼皇基時定大計大司馬因順天人協同神畧親
率羣后恭承明命雲霧旣除皇極載清乃顧朕躬仰
承洪緒雖伊尹之寧殷朝傅陸之安漢室弘道委任

齊契古賢朕以寡德猥居元首司牧羣黎奉主社稷
永惟先帝受命中興光隆盛業實懼眇然弗克負荷
戰戰兢兢罔知攸濟思與兆庶革心更始其大赦天
下大酺五日增文武位二等

此下闕

文館詞林卷第六百六十八
中書令太子賓客監修國史弘文館學士上柱
國高陽郡開國公臣許敬宗等奉 敕撰
梁孝元帝議移都令一首
魏曹植毀鄆城故殿令一首
魏武帝春祠令一首
梁孝元帝祠房廟令一首
魏武帝修學令一首
以鄭稱授太子經學令一首
陳後主在東宮臨學聽講令一首

文館詞林卷第六百九十五

中書令太子賓客監修國史弘文館學士上柱
國高陽郡開國公臣許敬宗等奉 敕撰
梁孝元帝議移都令一首
魏曹植毀鄆城故殿令一首
魏武帝春祠令一首
梁孝元帝祠房廟令一首
魏武帝修學令一首
以鄭稱授太子經學令一首
陳後主在東宮臨學聽講令一首

魏武帝收田租令一首

梁孝元帝勸農令一首

魏武帝令掾屬等月旦各言過令一首

梁武帝設榜達枉令一首

檢尙書衆曹昏朝滯事令一首

除東昏制令一首

高祖太武皇帝作相正定文案令一首

魏武帝舉士令二首

論吏士行能令一首

魏武帝分租賜諸將令一首

魏曹植賞罰令一首

梁孝元帝策勲令一首

封劉穀宗懍令一首

射書雍州令一首

魏武帝軍將敗抵罪令一首

梁孝元帝與諸藩令一首

責南軍令一首

東晉元帝改元赦令一首

梁武帝克定京邑赦令一首

開國赦令一首

梁武帝整齊風俗令一首

梁曹植自試令一首

魏武帝集墳籍令一首

斷華侈令一首

掩骼埋胔令一首

葬戰亡者令一首

梁孝元帝遣上封令一首

梁孝元帝議移都令一首

令丹陵舊京每懷去魯之歎白水故鄉彌深過沛之想羯賊侯景指日梟懸夾鍾在律便應底定今若移

還建業言及金陵將恐糧運未周國儲不實舟輿尙少樵蘇莫繼若仍停荆服卽安渚宮復恐制置豐屋難爲修理外可悉心以對人思自竭通侯諸將勿得有隱

魏曹植毀郵城故殿令一首

令郵城有故殿名漢武帝殿昔武帝好遊行或所幸處也梁桷傾頽棟宇零落修之不成良宅置之終於毀壞故頗撤取以備宮舍余時獲疾望風乘虛卒得恍惚數日後瘳而醫巫妄說以爲武帝魂神生茲疾病此小人之無知愚惑之甚者也昔湯之隆也則夏

館無餘跡武之興也則殷臺無遺基周之亡也則伊洛無隻椽秦之滅也則阿房無尺椳漢道衰則建章撤靈帝崩則兩宮燔高祖之魂不能口未央孝明之神不能救當陽天子之存也必居名邦口土則死有知亦當逍遙於華都留神於舊室則甘泉通天之臺雲陽九層之閣足以綏神育靈夫何戀於下縣而居靈於朽宅哉以生喻死則不然也况於死者之無知乎且聖帝明王顧宮闕之泰苑囿之侈有妨於時者或省以惠人况漢氏絕業大魏龍興隻人尺土非復漢有是以咸陽則魏之西都伊洛爲魏之東京故夷朱雀而樹閭闔平德陽而建泰極况下縣腐殿爲狐狸之窟藏者乎今將撤壞以修殿舍恐無知之人坐是生疑故爲此令亦足以反感而解迷焉

魏武帝春祠令一首

令議者以爲祠廟上殿當解履吾受錫命帶劍不解履上殿今有事于廟而解履上殿是尊先公而替王命敬父祖而簡君主故不敢解履也又臨祭就洗以手擬水而不盥夫盥以潔爲敬未聞擬向不盥之禮且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故吾親受水而盥也又降神禮訖下階就坐而立須奏樂畢竟似若不衍烈祖遲

祭不速訖也故吾坐俟樂闕送神乃起也受胙納袖以授侍中此爲敬恭不終實也古者親執祭事故吾親納於袖終抱而歸也仲尼曰雖違衆吾從下誠哉斯言也

梁孝元帝祠房廟令一首

令六宗設祀載陳前冊八蜡有祠抑聞往義况復寶雞耀采光映南陽金馬呈祥氣浮西蜀而可行潦勿修蘋蘩不設者也近經寇逆以來諸房廟社樹爲所侵伐可並修理置祭專付潘果知事外卽施行

魏武帝修學令一首

令喪亂已來十有五年後生者不見仁義禮讓之風吾甚傷之其令郡國各修文學縣滿五百戶置掾官選其鄉之雋選而教學之庶幾先王之道不廢而有以益於天下

魏文帝以鄭稱授太子經學令一首

令龍泉太阿出昆吾之金和氏之璧由井里之田墾之以砥礪錯之以他山故能致連城之價爲曠代之寶亦學人之砥礪也稱篤學大儒勉以經學輔侯旦夕入授曜明其志

陳後主在東宮臨學聽講令一首

隋江總

令中庶子膠庠化本教學政前古之雍熙寧不由是
自炎行將季風化陵遲梁室版蕩微言中廢後生莫
曉洙泗之文晚學未聞齊魯之說加以弃本逐末情
多詭競自衒守庸更如膠柱假詞而誦豈類背碑吾
稟訓晨昏言詩立禮溫清暇日秋籥冬書翫前聖之
簡牘慕往賢之砥礪今鋒刃旣銷雍序大啟刪浮去
僞求名責實儒玄總集蒲玉交馳楨幹懿親開蒙範
物梁園魯殿崇經弘道泮宮藩學未比宗師小山騷
什寧同章句可謂千里更齊知十肅奉趨過預觀訓
胄縫掖濟濟冠冕師師聽鉤深之說矚循環之辯美
業再興於斯爲盛昔遁栖下聘尙加束帛祥瑞上臻
猶班重幣况茲大禮而可忽諸外卽詳賜學僚以稱
吾意

魏武帝收田租令一首

今夫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
安袁氏之父也使豪強擅恣親戚兼并下人貧弱代
出租賦術鬻家財不足畢負審配宗族至微乃藏匿
罪人爲逋逃主欲望百姓親附兵甲強盛豈可得也
其令收田租畝四升戶出絹二匹綿二斤而已他不
得擅興發郡國守相明檢察之無令強人有所隱藏

文館詩林
卷之六
六
弱人兼賦也

梁孝元帝勸農令一首

令歲陰無遠肇年將及深耕穡種載聞前史因糧取
用抑傳往說方今凶醜尙殷國難未靖須壹車書克
清宇內自非勸農何以滅敵今夏首始平彭蠡新靜
可通息甲兵力田墾種絳是空廢荒田無問公私隨
意耕作普停租稅悉蠲調役若有種糧短闕就公換
請外郎申下咸使聞知也

魏武帝令掾屬等月旦各言過令一首

今夫化俗御衆建立輔弼試在面從詩稱聽用我謀
庶無大悔斯實君臣懇懇之求也吾充重任每懼失
中頻年以來不聞嘉謀豈吾開延不勤之咎邪自今
以後諸掾屬侍中別駕常以月旦各言其失吾將覽
焉

梁武帝設榜達枉令一首

任昉

令自永元昏侈君子道消肺石之傍窮冤不一今舊
刑惟新日昃思又淫刑濫賦雖就刊革幽枉未理豈
無其人可設榜通衢普加啟告其有抱理未暢者可
賫辭指詣公車言其枉直

梁武帝檢尙書衆曹昏朝滯事令一首
任昉

文館詩林
卷五
令永元之季乾維落紐政實多門有殊衛文之日權
移於下實等曹恭之時閹尹有翁媪之稱高安有法
堯之旨鸞獄販官固山護澤開塞之機奏成小醜直
道正議擁抑彌年懷冤抱理莫知誰訴奸吏因之筆
削自己豈直賈生流涕許伯哭時而已哉今理運惟
新政刑得所矯革流弊實在茲日可通檢尙書眾曹
昏時諸爭訟失理及主淹停不時施行者精加詳辯
依事議奏便施行
梁武帝除東昏制令一首
令夫樹以司牧非役物以養生視人如傷豈肆上以

縱虐廢主奔常自絕宗廟窮凶極悖書契未有荷酷
滋章征賦不一繡緹草木朝搆夕毀撫梁易柱不待
匠人徵發閭左以充繕築流離寒暑繼以疫厲轉死
溝渠曾莫收恤朽肉枯骸烏鳶是厭加以天災人火
屢焚宮掖官府臺寺尺椽無遺悲甚黍離痛兼麥秀
遂使億兆離心疆檄侵弱壽春內地鞠爲寇場辱及
祖宗耻深諸夏斯人何辜罹此塗炭今明昏遞運大
道公行思化之萌來蘇茲日猥以寡薄屬當大寵雖
運距中興難同草昧思闡皇休與之更始凡昏制繆
賦淫刑濫役外可詳檢前源悉皆蕩除其主守散失

諸所愆耗精立科條咸從原例便施行
高祖太武皇帝作相正定文案令一首
令天地覆載調二氣於陽陰日月晦明表四時之代
謝圓首方足同稟五常開物成務俱遵六甲簡策成
文咸標歲序設官分職必繫日辰法令條章記年載
之遠近廢置興造明本末之異同比者因循官曹弛
慢文案簿領多不注日造次尋閱無所准據非止事
機有失將恐姦詐萌生必也正名特宜詳慎自今以
後不得更然若有踵前隨卽糾劾

魏武帝舉士令二首

令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曷嘗不得賢人君子與之
共化天下者乎及其得賢也曾不出閭巷豈幸相遇
哉上之人求取之耳今天下尙未安定此特求賢之
急時也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
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也今天下得
無有被褐懷珠玉而釣於渭濱者乎又得無有盜嫂
受金而未逢知遇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揚側陋唯
才是舉吾得而用之今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趣進
趣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陳平豈篤行蘇秦寧守信也
而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

可廢乎有司明思此義則士無遺滯官無廢業矣
魏武帝論吏士行能令一首

令議者或以軍吏雖有功能德行不足堪郡國選所
謂可與適道未可與權者也管仲曰使賢者食於能
則上尊鬪士食於功則卒輕死二者設於國則天下
父未聞無能之人不鬪之士竝受祿賞而可以立功
與國者也是故明君不官無功之臣不賞不戰之士
太平尚德行有事貴功能論者之言一似筒窺獸矣

一行

魏武帝分租賜諸將令一首

令昔趙奢竇嬰之為將也受賜千金一朝散之故能
濟成大功永代流聲吾讀其文未嘗不慕其為人也
與諸將士大夫其從戎事幸賴賢人不愛其謀羣士
不遺其力是以夷險平亂而吾得竊大賞戶邑三萬
追思趙竇散金之義今分所受租與諸將掾屬及故
戍於陳蔡者庶以疇答眾勞不擅大惠也宜差死事
之孤以租穀及之若年殷用足租奉畢入將大與眾
人悉其饗之

魏曹植賞罰令一首

今夫遠不可知者天也近不可知者人也傳曰知人

則哲堯猶病諸諺曰人心不同若其面焉唯女子與
小人爲難養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詩云憂心悄悄
愠于羣小白闔人從或受寵而背恩或無故而叛逆
顧左右曠然無信夫嚙者咋斷其舌右手執斧左手
傷夷一身之中尙有不可信況於人乎唯無深瑕潛
釁隱過匿愆乃可以爲人君上行刀鋸於左右耳前
後無其人也諺曰穀千駑馬不如養一驥又曰穀駑
馬養庸夫無益也乃知韓昭侯之藏弊袴良有以也
役使臣有三品有可以仁義化者有可以恩馭者此
二者不足以導之乃當以刑罰使之刑罰復不足以
率之則明聖所不能蓄故堯舜至聖不容無益之子
湯武至聖不能養無益之臣九折臂知爲良醫吾知
所以待下矣諸吏各敬爾位孤推一槩之平功之宜
賞於踈必與罪之宜戮在親不赦此令之行有若瞶
目於戲羣司其覽之哉

梁孝元帝策勲令一首

令賞不踰月前王令典德懋以功往冊明誥自白波
作寇亟淹旬朔黑山構逆多厯弦望變我維城事踰
絕域衆軍力戰士卒勤勞寒暑亟離征夫疲瘁今九
嶷旣賓三湘款服可催條軍簿以時策勲便卽申勒

稱吾意也

梁孝元帝封劉穀宗懍令一首

令昔扶柳開國止曰故人西鄉胙土本由賓客況其事涉勲庸宜加爵命左丞劉穀恪勤所任便繁日久近紀王內侮銜命有勞雖路中大夫大史子義望古儔今不能尙也中書侍郎宗懍亟有帷幄之謀實惟股肱之寄從我于邁多厯歲時穀可嘉興縣開國伯懍可信安縣開國伯食邑各三百戶外卽施行

梁孝元帝射書雍州令一首

令雍州文武士庶匈奴輕漢天子蒙塵御膳貶損肝腦塗地吾任總連率承制荆巫宜勒諸藩共勤王業而各懷叛渙莫肯伏從遂復頓兵堅城欲懷舉斧頻被摧拉屢挫匈奴此竝是卿之所見也張使君令聞令望公才公輔縲紲之中實非其罪吾雖不武忝居藩岳惟勤惟益兄弟二人總一元戎表裏同契柳雍州首行戒路已當按部適得柳信口取馮翊湘州諸軍行已獻凱三萬之兵少日而至積穀百萬足周十年郢州遣司馬劉龍尋望屈鎮卿等或羽儀鼎族或冠冕代華駟逼來此念當勞瘁今並無所問一皆放免許其還本不窮追躡若有擒送兇身賞南梁州北

文館詩林 卷三
三
司州錢千萬金銀三千兩絹布各三千匹封五千戶
俟卽日交付信賞之科有如皎日江水在此吾不食
言

魏武帝軍將敗抵罪令一首

令司馬法將軍死綬故趙括之母乞不坐括是古之
將者軍破於外而家受罪於內也自命將征行但賞
功而不罰罪非國典也其令諸將出征敗軍者抵罪
失利者免官爵

梁孝帝與諸藩令一首

令卽日青蚨朽貫紅粟盈倉據有令楚奄有南服船
艦萬計鐵馬千羣一丸之士可封函谷半紙之翰能
下聊城而不以富貴爲榮不以妻孥爲念瀝血叩心
枕戈嘗膽其故何哉政欲掃蕩長蛇誅鋤封豕本非
經畧三夏包羅二別而中流未附必鯁王師弗見勤
王之勲且有親情之辱興言思此載勞寤寐又當浮
舟水次秣馬江陵靜聽郢藩若爲消息脫能前驅入
討同盡勤王陝服景從差爲未晚如其駢率市人派
流西入凡我腹心人百其勇判當待彼先舉然後從
事兵非我始幸各逡巡其間小小應接非今所議
梁孝元帝責南軍令一首

令寒暑載離涉戎無恙城小而固致足爲勞西秦忽遣兵馬二十萬衆侵據隨陸進取石城先討桓和次擒仲禮卽渡漢南仍臨澧北吾備設權變無滅六奇之謀經營方畧妙得九天之勢彼請和退舍聞義卽伏幕有飛鳥疑楚師之夕返路聞班馬識齊將之方還談笑郤秦魯連未匹苻堅奔散謝安何有前殄蕭誓後郤楊忠坐能制勝豈非運策卿等衆軍一何不武遂示逗留良足多歎今遣舍人王孝祀往具申闕曲

東晉元帝改元赦令一首

令昔我高祖宣皇帝至德應期受天明命玄石著瑞肇基帝道景皇纂戎文皇播烈重離宣曜庸蜀稽服武皇受終登陟帝位光宅天下九州順軌惠懷多難帝主不造夷狄豺狼肆其暴亂京都傾覆宗廟爲墟孤悼心失圖靡知所措繕甲修兵補結天網將以雪皇家之耻蕩鯨鯢之害然後謝責象魏歸身藩臣生死之志畢矣今百辟卿士億兆之人上陳靈符下稱人情同見翼戴若影響焉孤誓心不回至于三至于四有司固請所守有辭志不可奪孤逼于羣吏之議用上奉蒸嘗虔祀祖考明告靈神以祇休命令立宗

文館詩林
四
廟備百僚所以先帝傳晉祚總九牧保生靈也惟爾
股肱爪牙之佐文武不貳心之臣其各立功立事以
扶我帝室其與天下蕩滌瑕釁改往自新同率子來
致天之罰其大赦天下孤老不能自存者賜帛匹二
其殺祖父母及劉載石勒不從此令有能斬獲載首
者封郡公食邑五千戶金二百斤絹萬匹斬勒首者
封郡侯食邑三千戶金百斤絹五千匹其爲載勒所
誑誤者赦書到日解甲散兵各還所屬一無所問有
能率衆從順隨本官及所領多少論其爵位被書後
百日若故屯結遂附賊黨誅及三族改建興五年爲

建武元年

梁武帝克定京邑赦令一首

令皇家不造遭此昏凶禍延遐邇虐被人鬼社廟之
危蠢焉如綴吾身籍皇宗曲荷先命受任邊疆推轂
萬里眷言瞻顧痛心在目故率其尊主之情勵其忘
生之志雖寶曆重升明命有紹而獨夫醜縱方煽京
邑投袂投戈克弭多難虐政橫流爲日旣久同惡相
濟諒非一族仰稟朝令任在專征思播皇澤被之率
土凡厥負釁咸與惟新可大赦天下唯王咥之等冊
一人不在赦例別言上行臺外依舊施行

梁武帝開國赦令一首

令孤以虛昧任執國鈞雖夙夜勤止念在興化而育德振氓邈然尙遠聖朝永言舊式隆此眷命侯伯盛典方軌前列嘉錫景煥禮數昭崇徒守愿節終隔體諒羣后百司咸事敦獎勉茲厚顏當此休祚望昆彭以長想欽桓文而歎息思弘政途莫知津濟邦甸初啟藩宇惟新思覃嘉慶被之下國其赦國內殊死以下今月五日昧爽以前一皆原散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賜穀五斛府州所統亦同蠲蕩主者施行

魏武帝整齊風俗令一首

令阿黨比周先聖所疾也聞冀州俗父子異部更相毀譽管直不疑無兄時人謂之盜嫂第見伯魚三娶孤女謂之搗婦乃王鳳擅權谷永比之申伯王商忠議張匡謂之左道此皆以白爲黑欺天罔君者也吾欲整齊風俗四者不除吾以爲羞

魏曹植自試令一首

令吾昔以信人之心無忌於左右深爲東郡太守王機防輔吏倉輯等任身誣白獲罪聖朝身輕於鴻毛而謗重於泰山賴蒙帝主天地之仁違百寮之典議捨三千之首戾反我舊居襲我初服雲雨之施焉有

量哉反旋在國捷門退掃形影相守出入二載機等
吹毛求疵千端萬緒然終無可言者及到雍又爲監
官所舉亦以紛若干今復三年矣然卒歸不能有病
於孤者信心足以貫於神明也昔雄渠李廣武發石
開鄒子囚燕霜下於夏杞妻哭梁山爲之崩固精誠
可以動天地金石何況於人乎今皇帝遙過鄙國曠
然大赦與孤更始欣笑和樂以歡孤隕涕咨嗟以悼
孤豐賜光厚訾重千金捐乘輿之副竭中黃之府名
馬充廐駟牛塞路孤以何德而當斯惠孤以何功以
納斯口富而不吝寵至不驕者則周公其人也孤小
人耳深更以榮爲感何者將恐簡易之尤出於細微
脫爾之愆一朝復覆也故欲循吾往業守吾初志欲
使帝恩摩天而使孤心存地謂將以全陛下厚德窮
孤犬馬之年此難能也然孤固欲行衆人之所難詩
曰德輶如毛人鮮克舉此之謂也故爲此令著于宮
門欲使左右共觀志焉

梁武帝集墳籍令一首

任昉

令近災起柏梁遂延渠閣青編素簡一同煨燼緗囊
緹帙蕩然無餘故以痛深秦末悲甚漢季求之天道
昭然有徵豈不以昏嗣作孽禮樂崩壞及聖人有作

更俟茲辰今雖百度草創日不暇給而下車所務非
此孰先便宜選陳農之才採河間之闕懷鈇握素汗
簡殺青依祕閣舊錄速加繕寫便施行
梁武帝斷華侈令一首

任昉

令夫在上化下草偃風從俗之澆淳恒由此作自永
元失德書契未紀窮昏極悖焉可勝言既而璇室外
構傾宮內積奇伎異服實所未見上慢下暴淫侈競
馳國命朝權政移近習販官鬻爵賄賂公行並甲第
康衢漸臺廣夏長袖低昂等和戎之錫珍羞百品同
伐冰之家愚人因之浸以成俗僑豔競爽夸麗相高
至乃市井之家貂狐在御工商之子緹繡是襲日入
之次夜艾未反味爽之朝期之清旭今聖明肇運勵
精惟始雖日纘戎殆同創革且淫費之後繼以興師
巨橋鹿臺彫罄不一孤忝荷寵任務在澄清思所以
仰贊皇朝大帛之旨俯勵微躬龜衰之義解而更張
斲雕爲樸自非可以奉粢盛修絨冕習禮樂之容繕
甲兵之備此外衆費一皆禁絕御府中署量宜罷省
掖廷備御妾之數天子絕鄭衛之音仰度朝旨闔同
此意其中有可以率先卿士准的庶萌菲食薄衣請
自孤始加以羣才竝軌九官咸事若能人務退食競

存約已移風易俗庶晷月有成昔毛玠在朝士大夫
不敢靡衣愉食魏武歎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孤雖
德謝往賢任重先達實望多士得其此心外可詳爲
條格以時施行

梁武帝掩骼埋胔令一首

任昉

令近朱雀之捷義勇爭奮離心之衆敢距王師鉦鉞
一臨望塵奔陷睢水不流隻輪莫反求之政刑允茲
孥戮但于時白旗未懸凶威猶壯駢逼所至非有禍
心凡厥逆徒於陣送死者可特使家人收葬若無親
或有貧苦無以歛骸二縣長尉卽爲埋掩仁及枯骨
非所敢慕尙或瑾之庶幾可勉凡建康城內諸不逆
天命自取淪亡者亦同此科便可施行

梁武帝葬戰亡者令一首

任昉

令近義師鞠旅士卒爭奮數千之塗載離寒暑輟西
歸之思矢必死之節兵凶戰危零落者衆加以風寒
霜露天其天年同彼艱辰異此慶日興言既往惻愴
深懷凡諸臨陣致節及疾病喪亡者並宜厚加葬斂
收恤遺孤庶足微慰忠魂少疇誠烈

梁孝元帝遣上封令一首

令自凶醜憑凌構斯釁逆便遣兼司馬吳暕爲第一

軍次遣天門太守樊文皎爲第二軍次遣故軍師將軍方等爲第三軍次遣武寧太守淳于量爲第四軍次竟陵太守王僧辨爲第五軍吾相繼沿流志清國難總此六軍方舟而下湘雍接境不遣一軍觀國幸災志圖非望或割地舉兵或來相掩襲親尋干戈各懷不軌仰惟社稷一旦傾淪枕戈泣血容身無地承明可望永絕朝謁之期庭闕方趨無復聞詩之日拊膺長叫沒身何補號天扣地無所逮及煩冤荼毒貫截肝心纏綿膈臆觸途殞慟風樹鳴枝不堪自忍霜露方下祠祭莫由犬馬之誠無忘晷漏烏烏有心每思雪復銜酷沒齒髓腦糜潰春生夏長萬恨不追日往月來百身靡贖方今菽粟充牣倉廩欲實多載糧粒廣命甲兵迅楫飛舸直指姑孰成敗之決在乎此行功成則爲雄烈之人身死則爲忠義之鬼奉迎今主克清象魏但恐下流諸藩未必俱發行路鯁阻穀粒難周進未及前退且惟谷其間進止應有深謀可悉心以對勿得口隱竝送封事吾將覽焉

於我者已久而今亦不復完存其古鈔殘本或藏於古刹或珍於好事家余訪求蒐索乃獲四卷其三卷尙多殘闕其第六百六十二卷多用則天製字豈以武周時之本而傳焉歟今皆以通行字更寫之其第六百九十五卷末記云校書殿寫弘仁十四年歲次癸卯二月爲冷泉院書今以干支推之正當唐穆宗長慶四年則其傳來之久亦可見矣嗚呼千卷之鉅製而缺佚殆盡僅僅零編無復可用然賴此可以窺其體例於萬一也急爲流傳以資博覽庚申歲清明月之八日天瀑識

文公朱先生感興詩

門人蔡模學

自序

予讀陳子昂感遇詩愛其詞旨幽邃音節豪宕非當世詞人所及如丹砂空青金膏水碧雖罕爲世用而實物外難得自然之奇寶欲效其體作十數篇顧以思致平庸筆力萎弱竟不能就然亦恨其不精於理而自託於仙佛之間以爲高也齋居無事偶書所見得二十篇雖不能探索微渺追迹前人然皆切於日用之實故言亦近而易知旣以自

警且以貽諸同志云

其一

昆侖大無外旁礴下深廣陰陽無停機寒暑互來往
昆侖以天言旁礴以地言大無外卽張子所謂大
而無外也下深廣言其下而深且廣也陰陽氣也
無停機猶易所謂一陰一陽也寒暑氣之著也互
來往猶易所謂一寒一暑也蓋天地設位而太極
之體所以立陰陽寒暑迭運而太極之用所以行
無往而非太極也

皇義古神聖妙契一俯仰不待窺馬圖人文已宣朗
皇羲庖羲氏也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
之謂神俯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也馬
圖河中龍馬負圖也人文凡剛柔之往來上下之
交錯微而天理之節文著而禮樂法度之煥然者
皆是也宣朗猶昭明也言皇羲稟神聖特異之姿
妙契此理於一俯仰之間不待窺見神馬所負之
圖而人文已粲然宣朗於胸中矣正邵子畫前元
有易之意也

渾然一理貫昭晰非象罔

昭晰光明也象罔彷彿茫昧也莊子象罔得之此

蓋借用也言渾然一理之妙貫徹顯微雖冲漠無
朕而天地陰陽寒暑之理已悉具於其中雖天地
定位陰陽寒暑運行而太極之理亦未嘗不在焉
徹上徹下極爲昭晰非懵然象罔而無據也渾然
一理貫一句實爲一詩之錙銖讀者詳之

珍重無極翁爲我重指掌

無極翁濂溪周子也重指掌謂皇羲畫卦之後又
得周子作太極圖以闡其義如重指諸掌而甚明
也由今觀之易有太極周子卽推無極而太極是
生兩儀周子卽推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天地
之數成變化而行鬼神周子卽推陽變陰合而生
水火金木土是不謂之重指掌乎○模妄謂此篇
言無極而太極卽太極圖之○也

其二

吾觀陰陽化升降八絃中前瞻旣無始後際那有終
化者變之成也八絃八極也列子云八絃九野之
水前瞻旣無始所謂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
也後際那有終所謂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
也言陰陽之化升降上下於八極之中然動靜無
端陰陽無始不可分先後周子所謂動而生陽者

亦只是就動處說起畢竟動前又是靜如此則前
瞻之既無始矣後之際又那有終也哉

至理諒斯存萬世與今同

至理卽太極也斯者指陰陽而言也言太極之理
不離乎陰陽之中雖萬世之遠與今一同蓋太極
無往而不在也

誰言混沌死幻語驚盲聾

混沌元氣未判也莊子云七日而混沌死幻詐感
也言異端之徒以太極獨居於混沌之先及天地
既判則太極已死於混沌者真詐惑之語但可以

驚駭盲聾之人而已○模妄謂此篇言太極動而
陽靜而陰卽太極圖之◎也○模竊惟周子太極
圖根極要領實上接洙泗千歲之統下啟西河百
世之傳先師朱子剖析精微闡緝明暢旣爲之說
矣今作感興詩特於首二篇提綱挈領爲學者發
明之大矣哉其有功於斯道也或有問者曰前輩
長者有以此詩首二篇爲重說陰陽者又有以首
篇爲說橫看底次篇爲說直看底者而予乃斷然
以首篇爲說無極而太極次篇爲說太極動而陽
靜而陰似若有所據矣然太極只是理今首篇乃

有及於天地陰陽寒暑何也陰陽已屬氣今次篇
乃推本於至理斯存何也模應之曰天形而上爲
道形而下爲器豈判然而二之乎器亦道道亦器
程子言之盡矣故朱子論太極而必及於天地陰
陽寒暑者以見其道著於器也論陰陽而必原其
至理斯存者以見其氣根於道也况朱子平日教
人平實的當而於論太極最病學者流入於談玄
搜妙之域而無著實用功之地故其語學者嘗曰
從陰陽處看則所謂太極者便只在陰陽裏面今
人說陰陽上面別有一箇無形無影底物是太極
非也又曰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在天地則天
地中有太極在萬物則萬物中有太極又曰太極
生陰陽理生氣也陰陽既生則太極在其中理復
在氣之內也又曰所謂太極者便只在陰陽裏所
謂陰陽者便只在太極裏學者反覆吟論此詩之
餘更以此說融會貫通之則庶乎其有得矣

其三

人心妙不測出入乘氣機凝冰亦焦火淵淪復天飛
妙不測猶言不可得而測度也氣體之充也主發
育之機凝冰凝於冰也焦火焦於火也莊子云其

熱焦火其寒凝冰淵淪隨淵而淪也天飛升天而飛也言人心妙不測一出一入乘氣機而發既凝冰矣而亦能焦火既淵淪矣而復能天飛四者所以言其不可測度如此正與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同意但凝冰淵淪主人而言焦火天飛主出而言耳

至人秉元化動靜體無違珠藏澤自媚玉蘊山含輝神光燭九垓玄思徹萬微塵編今寥落歎息將安歸至人至德之人也秉持也元化卽人心之造化也九垓天有九重也司馬相如封禪書云上暢九垓萬微萬理之精微也上泛言人心妙不測此言惟至人爲能秉持元化一動一靜之間皆體此理而無違焉方其靜也寂然不動如珠之藏而澤自媚玉之蘊而山自輝及其動也感而遂通神光燭乎九垓之遠玄思徹乎萬微之妙但聖人心法不傳其載於塵編者今又簡短寂寥無有能識之者然則將安歸乎徒有歎息而已

其四

靜觀靈臺妙萬化從此出云胡自蕪穢反受衆形役靈臺卽心也言人心本自神妙天下萬化皆從此

出何爲不自操存乃陷溺於荒蕪污穢之中而反
爲耳目口體之所役耶苑浚心箴所謂心爲形役
乃獸乃禽者正此意也

厚味紛朶頤妍姿坐傾國崩奔不自悟馳騖靡終畢
朶垂也朶頤欲食之貌易曰觀我朶頤妍美色也
姿色也傾覆也言美色能覆人邦國猶詩所謂哲
婦傾城也直騁曰馳亂騖曰騖言心爲形役溺於
飲食男女之大欲至於崩奔猶不自悟尙且馳騖
四出而無終畢之時也

君看穆天子萬里窮轍迹不有祈招詩徐方御宸極
穆天子周穆王也在位五十五年使造父御八駿
之乘肆意遠遊荒服之外欲周行天下皆使有車
轍馬迹徐偃伯於徐方乘時作亂祭公謀父作祈
招之詩以諫止之其詩曰祈招之悒悒式招德音
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
心○模按所舉穆天子事特借此以喻人心之馳
騖流蕩若不知止則心失主宰而物欲反據而爲
之主矣此六義之比也

其五

涇舟膠楚澤周綱已陵夷况復王風降故宮黍離離

涇舟詩所謂淖彼涇舟是也膠與莊子置杯焉則
膠之義同或謂昭王南征濟漢船人惡之以膠船
進至中流膠液而溺死也黍離王風詩名言昭王
南征不返周室紀綱已陵夷矣況又幽王爲犬戎
所滅平王東遷而故都鞠爲禾黍王風下同於列
國周室於是而愈衰矣

立聖作春秋哀傷實在茲祥麟一以踣反袂空漣瀾
立聖孔子也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
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也麟獸
名麇身牛尾馬蹄毛蟲之長也踣僵也反袂漣瀾

卽家語所謂使人告孔子曰有麇而角者何也孔
子往觀之曰麟也胡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襟
是也言孔子雖因黍離降爲國風遂託始於此以
作春秋其實周綱陵夷已在於涇舟膠楚澤之時
矣及西狩獲麟則嗟吾道之窮而春秋遂絕筆於
此

漂淪又百年僭侯荷爵珪

漂淪猶汨汨也又百年謂自獲麟絕筆之後將又
百年也今計之其實止七十九年言百年者舉成
數也僭侯謂魏斯趙籍韓虔參大夫僭竊諸侯之

制也荷爵珪謂反蒙真侯之命也

王章久已喪何復嗟嘆爲

王章卽左傳所謂晉侯請隧王弗許曰王章也言王章之喪已久矣胡爲至三晉分而始嗟嘆乎所以爲下文迷先幾之張本也

馬公述孔業託始有餘悲拳拳信忠厚無乃迷先幾馬公先朝司馬溫公也述孔業謂作通鑑欲續春秋也託始謂作通鑑始於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也是甚悲周道之衰微固不失爲忠厚之意然悔其不繼書於魯哀公十四年獲麟之後

後自周敬王三十九年爲始而乃自威烈王二十三年爲始無乃迷其先幾也哉或疑此欲以續獲麟爲先幾猶未若致堂胡氏以晉悼公平公時爲幾之尤先者也殊不知此雖欲續於獲麟其實先幾已在立聖作春秋之時此詩所以推原發端於膠楚澤也有以夫○模按此詩託始之意東萊呂先生得之故大事記之作實接於獲麟而託始於周敬王三十九年竊意二先生相與講論之際必有及於此故朱子於蔡文忠所以深哀事記將誰使之續也然朱子於通鑑綱目之作曷爲而不繼

春秋也耶果齋李氏曰東萊先生事記之書用馬
遷之法者也故續獲麟而無嫌朱子綱目之書本
春秋之旨者也故續獲麟而不可是固然矣抑亦
綱目之書特因通鑑而作也歟

其六

東京失其御刑臣弄天綱西園植姦穢五族沈忠良
東京洛陽後漢所都也刑臣宦豎也西園靈帝置
西園八校尉以蹇碩袁紹鮑鴻曹操趙融馮芳夏
牟滂于瓊爲之五族單超具瑗左悺徐璜唐衡也
言桓靈失其御下之道宦豎弄權開西園以鬻賣
官爵興黨錮以沈滅忠良而漢遂衰矣

青青千里草乘時起強梁

青青千里草應董卓讖語也卓初爲中郎將其後
廢立弑殺燒宮室發諸陵自爲相國強梁於一時
當塗轉凶悖炎精遂無光

魏闕當塗高應曹操讖語也轉尤也炎精漢火德
也操挾天子以令諸侯欺人孤兒寡婦卒成篡奪
之計其凶悖尤甚於董卓而漢祚遂亡矣

桓桓左將軍仗鉞西南疆伏龍一奮躍鳳雛亦飛翔
祀漢配彼天出師驚四方天意竟莫回王圖不偏昌

桓桓威武貌左將軍劉備也獻帝建安三年爲左將軍伏龍諸葛亮也鳳雛龐統也卽徐庶謂此中有伏龍鳳雛是也祀漢配彼天卽用仲康祀夏配天之語不偏昌卽諸葛亮所謂王業不偏安是也言先主仗義起兵於西南之疆以誅操復漢爲名一時賢才如諸葛亮龐統之徒羣起而羽翼之出師北伐所在響震事幾成矣而天不祚漢先主旣殞孔明亦殞卒使王業不偏盛於西土可勝歎哉晉史自帝魏後賢合更張世無魯連子千載徒悲傷晉史謂陳壽撰三國志也帝魏謂以魏爲正統也

後賢謂司馬溫公也魯連子卽通鑑所載魯仲連聞趙將事秦爲帝嘆曰彼帝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此言操爲漢賊不待言陳壽帝魏不足責後之賢者如溫公作通鑑合更張之乃亦帝曹魏而寇蜀漢是則若魯連子者世亦不復有之矣千載之下豈不徒有悲傷也哉此與尊楊雄同科綱目書法可見

其七

晉陽啟唐祚王明紹巢封垂統已如此繼體宜昏風晉陽啟祚事見通鑑李淵初爲隋晉陽宮監其子

世民陰與裴寂等以晉陽宮人私侍淵因脅以起兵王明曹王明也巢封元吉封爲巢刺王也世民手刃元吉而納其妃生子明初封曹後立爲齊王出紹巢王之後言垂統之主其瀆亂綱常已如此宜繼體如高宗者昏迷淫亂而有武后之事也

麀聚瀆天倫牝晨司禍凶乾綱一以墜天樞遂崇崇麀聚禮記所謂父子聚麀也牝晨書所謂牝雞司晨也乾綱君之綱也墜落也天樞武后立周宗廟鑄銅柱爲天樞以紀周功德也崇高也蓋武后初爲太宗才人高宗立以爲后參豫國政擅權自恣

後遂廢其子中宗改唐爲周此正聚麀牝晨而唐室之所以中否也

淫毒穢宸極虐焰燔蒼穹向非狄張徒誰辨取日功毒卽嫪毒之毒以比張易之張昌宗也穢汚也宸極帝居之位也虐焰言其酷虐如火之烈也燔爇也蒼穹天也狄張狄仁傑張柬之也取日功謂挽回天日而中宗復位也呂溫頌曰取日虞淵

云何歐陽子秉筆迷至公唐經亂周紀凡例孰此容歐陽子先朝歐陽文忠公也言其秉史筆以修唐史乃於帝紀內立武后紀是迷至公之道以唐之

一經而亂周紀於其中凡例又孰可容此耶

侃侃范太史受說伊川翁春秋二三策萬古開羣蒙
侃侃剛直也范太史先朝講官范祖禹也伊川翁
伊川先生程子也溫公編通鑑范太史分得唐史
遂採其得失善惡別爲唐鑑盡用伊川先生平日
之說每歲必書中宗所在曰帝在房州以合於春
秋書公在乾侯之法開明萬古之羣蒙也

其八

朱光徧炎字微陰眇重淵寒威閉九野陽德昭窮泉
朱光日也張孟陽詩云朱光馳北陸炎字夏天也

九野八方中央也見前八絃註窮泉幽昧之地言
朱光徧炎字之時而微陰已眇於重淵矣寒威閉
於九野之際而陽德已昭於窮泉矣蓋陰不生於
陰而常伏於至陽之中姤卦是也陽不生於陽而
潛復於盛陰之中復卦是也

文明昧謹獨昏迷有開先幾微諒難忽善端本綿綿
至陽而一陰伏故雖文明而或昧謹獨之戒盛陰
而一陽復故雖昏迷而實有開先之道惟其昧謹
獨也故幾微之際誠不可忽惟其有開先也故善
之端緒每綿綿而不絕焉老子云綿綿若存

掩身事齋戒及此防未然

月令曰君子齋戒處必掩身毋躁言於夏至一陰生之時必屏絕嗜欲及此而防其陰之未然也此指陽而言

閉關息商旅絕彼柔道牽

易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言冬至一陽生時必安靜存養絕彼柔道之牽繫也彼指陰而言

其九

微月墮西嶺爛然眾星光明河斜未落斗柄低復昂

感此南北極樞軸遙相當

微月新月也明河天河也斗柄北斗七星之柄也南北極天之樞軸也天圓而動包乎地外地方而靜處乎天中故天之形半覆乎地上半繞乎地下而左旋不息其樞軸不動之處則爲南北極謂之極者猶屋脊之極也言新月已西墜則眾星爛然而愈光河漢雖斜而未落斗柄既低而復昂惟有南北極不動而其樞軸遙遠正相當值無少差忒當此之時仰觀天象而深有感也亦猶心居中央酬酢萬物而無少偏倚也蓋月始生明之時而天

感興詩註
卷之五
象尤爲易見故特言之

太一有常居仰瞻獨煌煌中天照四國三辰環侍旁
人心要如此寂感無邊方

太一卽北辰也此言北辰而不及南者蓋南極入
地三十六度常隱不見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常見
不隱故此獨以其可見示人也三辰日月星也左
傳云三辰旂旗言太一居其所而不動仰而瞻之
獨見其煌煌耳此譬人心之寂也居天之中照臨
四國日月衆星環繞而共之此譬人心之感也故
又斷之曰人心須要如此所以寂然不動感而遂
通不見其邊方也

其十

效勛始欽明南面亦恭己大哉精一傳萬世立人紀
放勛書作勳堯之號也欽明卽書所謂欽明文思
也南面恭己卽孔子稱舜恭己正南面也精一之
傳卽舜之傳禹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
允執厥中也

猗歎歎日躋穆穆歌敬止戒磼光武烈待旦起周禮
猗歎美貌日躋卽詩所稱湯聖敬日躋也穆穆深
遠意卽詩所稱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也磼西旅

所獻犬名名公作書致戒以光武王之烈也周禮
書名周公所作孟子稱其坐以待旦也

恭惟千載心秋月照寒水

言羣聖人相繼上下幾千載而同此一心有如秋
月之至明照寒水之至清皎然無一毫之翳湛然
無一點之滓也

魯叟何常師刪述存聖軌

魯叟孔子也言孔子無所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但刪述羣聖存帝王之軌範以示將來耳○模按
此詩歷序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敬爲傳心之法
末以孔子結之又言孔子刪述以起後篇之義

其十一

吾聞包犧氏爰初闢乾坤乾行配天德坤布協地文
此言伏羲畫卦首之以乾坤乾之行所以配天德
也坤之布所以協地文也乾坤以性情言天地以
形體言

仰觀立渾周一息萬里奔俯察方儀靜隕然千古存
此因天地而仰觀俯察也天體立渾而周一息之
頃奔行萬里所以言其健也地體方儀而靜隕然
安貞千古常存所以言其順也易曰夫坤隕然示

入簡矣

悟彼立象意契此入德門勤行當不息教守思彌敦
此因仰觀俯察而體之於身也故言既悟彼即契
此以其立象之意而為入德之門勤以行之自強
不息所以法天也敬以守之正靜彌原所以法地
也○模按此詩實承前篇刪定立義蓋六經莫先
於易故首以易言之

其十二

大易圖象隱詩書簡編訛禮樂矧交喪春秋魚魯多
言六經惟易為全書而圖象則隱奧而難明詩雖
已刪而毛公輩作小序頗失詩之本意書雖經伏
生輩口授之餘文字舛錯况禮樂散亡崩壞其書
皆喪失而不存春秋又多錯漏魚魯之差豕亥之
訛如郭公夏五之類甚多也

瑤琴空寶匣絃絕將如何興言理餘韻龍門有遺歌
程子世居龍門□□□□□垂世立教者□□
□□六經殘缺不全猶瑤琴空藏寶匣而其絃斷
絕不復堪彈矣至程子出而後得聖賢微意於殘
編斷簡之中而遺音餘韻始可得而理也○模按
此詩亦承前篇言孔子刪述之後而又湮塞於殘

爛踏駁之餘微言幾絕矣是可歎也

其十三

顏生躬四勿曾子曰三省中庸首謹獨衣錦思尙絅
偉哉鄒孟氏雄辨極馳騁操存一言要爲爾挈裘領
丹青著明法今古垂煥炳何事千載餘無人踐斯境
此言顏子躬行四勿之訓曾子曰加三省之功子
思中庸首明謹獨之戒終言尙絅之義孟子之篇
特舉操存之要實爲裘領之挈其言炳若丹青垂
訓今古何爲千載之下乃無人能踐斯境乎程子
曰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正此意也○模按此詩
論顏子曾子子思孟子傳心之法以上接堯舜禹
湯文武周公孔子蓋所以明道統之支派而又歎
其自孟子而下寥寥千有餘載而道通幾於絕也
其旨深哉

其十四

元亨播羣品利貞固靈根非誠諒無有五性實斯存
元亨利貞乾之四德元者生物之始亨者生物之
通故以播羣品言之利者生物之遂貞者生物之
成故以固靈根言之然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
非誠則四者皆無有矣而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

所賦物所受之正理卽所謂太極也五性實斯存者言人得之以爲五常之性而信則貫於四端卽所謂誠也故朱子曰五常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王焉其理亦猶是也

世人逞私見鑿智道彌昏豈若林居子幽探萬化原林居子謂隱居山林之士也言世人徒逞其私見恣爲穿鑿而不順乎實理之自然則道彌昏而不可見矣豈若隱居山林之士探索幽隱而有以見

萬化之原哉萬化原卽上文所謂誠也○長樂潘氏云此將言異端詞章之害道妨教故先發此以明吾道之本原也

其十五

飄飄學仙侶遺世在雲山盜啟命玄秘竊當生死關此言仙侶之遺棄人世飄飄於雲山之中盜竊天機以爲長生不死之計也玄命秘以造化言生死關以人身言

金鼎蟠龍虎三年養神丹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金鼎卽參同契鼎歌所謂圓三五寸一分口四八

兩寸唇長二尺厚薄勻也龍虎卽道家所謂水火鉛汞魂魄也其實只陰陽而矣刀圭是小刀頭尖處如醫家之劑藥方寸匕也言龍虎之氣交相蟠結金鼎烹煉溫養三年遂成神丹方寸匕一入於口則超凡入聖可以白日飛昇如人之生羽翼也我欲往從之脫屣諒非難但恐逆天道偷生詎能安長樂潘氏云言我欲遺世脫屣以從仙侶於雲山初非難事但恐違逆天道縱得長生不死心亦不安也蓋人之於世有生有死乃理之常吾儒之道生順死安或壽或夭修身以俟之而已何必苦欲爲也

其十六

西方論緣業卑卑喻羣愚流傳世代久梯接凌空虛西方西域也漢時西域有身毒國者敬奉道佛後漢爲天竺國卑下也卑卑言其卑下而又卑下也佛氏始初但論說緣業因果以化誘衆生愚民極爲卑下及流傳既遠世代既久如梯之接漸漸凌入於虛空玄妙之域而不可致詰焉○朱子曰佛之所生去中國絕遠其書之始來者如四十二章

遺教法華金剛光明之類雖其真偽不可知本皆胡語數譯而後通然其所言不過清虛緣業之論神通變化之術而已及其中間如惠遠僧肇之流乃始旁引莊列之言以先後之然尙未敢正以爲出於佛之口也及其既久而恥於假借則遂陰竊篡取其意而文以浮屠傳之既久聰明才智之士或頗出於其間而覺其陋於是更出己意益求前人之所不及者以張大之而盡諱其怪鄙之談於是其說一旦超然真若出乎道德性命之上而惑之者遂以爲果非堯舜周孔之所能及矣而其所謂禪者又出於口耳之傳而無文字之可據以故人人得以竄其說以附益之而不復有所考驗今其所以或可見者獨賴其割裂裝綴之迹猶隱然於文字間而不可掩者耳

顧盼指心性名言超有無

朱子曰佛氏所以指爲心與性者實乃精神魂魄之聚耳則必別立一心以識此心又未嘗睹夫民之衷物之則也旣不識夫性之本然則物之所感情之所發皆不得其道理於是旣以爲己累而盡絕之雖至反敗天常殄滅人理而不顧也若云識

心則必收視聽以求識其體於恍惚之中如人以目視目以口齧口雖無可得之理然其勢必不能不相爾汝於其間也夫學以心性爲本而其所指以爲心性與其所指以爲從事焉者乃如此然則不謂之異端邪說而何哉模妄謂顧盼指心性卽釋氏所謂作用是性也名言超有無卽釋氏所謂佛菩提不淪於無不著於有不任中間及內外也蓋釋氏初則以難事塵法塵有分別性爲真性後乃轉以爲作用是性初則以是諸法空相一切皆歸於無後乃轉而爲不淪於無不著於有不任中

間及內外朱子所謂梯接凌空虛至此而益信也捷徑一以開靡然世爭趨號空不踐實蹟彼榛棘塗西方之學以直指人明心見性成佛盡弃綱常度數謂一超直入如來地是所謂捷徑也此徑一開大舉世靡然爭趨慕之相與淪於空虛寂滅之境去不會腳踏實地以由夫日用當然之實以至顛蹟困踣於榛棘之中而莫能脫也異端之爲害如此哉

誰哉繼三聖爲我焚其書
三聖卽孟子所謂承三聖禹周公孔子也焚其書

韓退之所謂火其書也此見朱子深慮異端之爲
害思欲擣其穴而犁其庭也然其自任之意亦有
不可得而辭者矣

其十七

聖人司教化橫序育羣材因心有明訓善端得深培
天敘旣昭陳人文亦褰開
橫序學舍也後漢鮑德以郡學久廢乃修橫今字
又作鬢孟子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
惕惻隱之心此因心之明訓也善端卽四端也培
益也天敘卽書所謂天敘有典也人文卽易所謂

觀乎人文也此言聖人出而司教化之責開闡庠
序以養育人材初無他事惟因人之本心以爲明
訓使人有以培植其善端涵養其德性而已及夫
天敘旣極其昭陳則人文自然而褰開蓋有本必
有文初不求爲文而有自然之文也

云何百代下學絕教養乖羣居競葩藻爭先冠倫魁
淳風反淪喪擾擾胡爲哉

競亦爭也葩華也藻水草也此言聖人之教不過
如此所云何爲百代之下學旣絕而教養之法又
乖學者乃不知天敘之中有自然之文往往外用

其心競葩鬪藻以爲文但欲爭先冠魁爲躡取高第之謀卒使淳厚之風反淪喪汨失吾不知其擾擾者果何爲也哉○竊意此詩言上之所以教下之所以學者皆無其本徒相與爭競爲不根之文末習澆漓正學湮塞其不爲異端迷惑牽引者幾希此所以垂朱子之歎而繼於十六篇之後也

其十八

童蒙貴養正遜弟乃其方雞鳴咸盥櫛問訊謹暄涼奉水勤播灑擁篲周室堂進趨極虔恭退息常端莊童蒙幼稚而蒙昧也養正卽易所謂蒙以養正也

遜順也弟善事兄長也盥謂洗手櫛梳也卽內則所謂雞鳴咸盥漱櫛緹笄總拂髦冠綏纓以適父母之所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煥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是也奉水擁篲卽禮所謂灑掃室堂是也進趨退息卽內則所謂進退周旋慎齋是也以上皆言小學工夫

劬書劇耆炙見惡逾探湯庸言戒麤誕時行必安詳劬勞也劇耆炙言過於耽嗜炙肉之美孟子曰嗜秦人之炙逾探湯言勝於探湯火之難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庸常也庸言卽易所謂庸言之謹是

也時行學記言當其可之謂時蓋言少之時所當
行之事也此言爲弟子者於敬事父兄長上之暇
然後退而修其學業謹其言行卽論語行有餘力
則以學文之意也

聖途雖云遠發軔且勿忙十五志于學及時起高翔
聖途猶聖域也軔礙車輪木也發軔勿忙言發之
初不可欲速而躡等也心之所之謂之志論語曰
吾十有五而志于學翔飛也此言聖途雖遠然發
軔於此而進當以漸且勿忙迫及十有五歲而入
大學從事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
平天下之事則當及時高翔以造聖域不可安於
小成而止也

其十九

哀哉牛山木斤斧日相尋豈無萌蘖在牛羊復來侵
哀哉二字本於孟子而朱子謂最宜詳玩令人惕
然有深省處牛山齊之東南山萌芽也蘖芽之旁
出者也言牛山之木嘗美矣日爲斧斤所伐然氣
化流行未嘗間斷非無萌蘖之生而牛羊又復來
侵焉此亦六義之比其詳見孟子告子上篇

恭惟皇上帝降此仁義心物欲互攻奪孤根孰能任

書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孟子曰雖存乎人者
豈無仁義之心哉仁義之心實天之所以與我者
今也乃爲物欲之所攻奪其不戕賊而殄滅也幾
希雖有孤根之萌蘖亦孰能任之哉任保也

反躬良其背肅容正冠襟保養方自此何年秀穹林
反躬卽樂記所謂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是也良其
背卽易所謂良其背不獲其身是也肅容卽禮所
謂色容莊也正冠襟卽論語所謂正其衣冠是也
蓋反躬良背所以由外而制乎內也肅容正襟所
以自內而防乎外也內外交養庶乎有以復還仁

義之心然保養萌蘖方自此始不知何時茂盛而
能秀穹林耶秀穹林所以終其比之義學者優游
玩味之餘反之於心必將油然有悟惕然有敬故
不可不致謹於保養之微亦不可不期造於秀茂
穹林之域而又不可安於易而沮於難也詩之感
人如此夫

其二十

立天幽且默仲尼欲無言動植各生遂德容自清温
此正用夫子子欲無言天何言哉之說也天無言
而萬物動植之微自然各遂其性聖人無言而動

容周旋之間自然極其清溫也

彼哉夸毗子咕囁徒啾喧但逞言辭好豈知神鑒昏
夸大毗附也詩所無爲夸毗威儀卒迷是也咕囁
啾喧禦人以給口之狀言彼之爲大言以夸誕於
世諛言以阿附於人者紛紛然徒用私意小見謬
作妄述欲咕囁啾喧以眩耀世俗是但逞其外之
詞美好而不知內之神鑒實昏昏也

曰余昧前語坐此枝葉繁發憤永刊落奇功收一原
余朱子自謂也言余亦昧前者幽默無言之語而
坐此言語枝葉之繁今將發憤而刊落之庶乎收
奇功於一原也詳味末句見其歸根斂實神功超
絕正有不能形容其妙者便與致中和天地位萬
物育同一氣象嗚乎偉哉○模於此詩諷誦涵咏
之久一旦恍然若有見先師朱子之心師雖若不
敢自任其道統之傳而實憂此道之遂失其傳故
於感興之終篇特發在陳之歎蓋亦追悔其平日
著書之徒多而世之曉悟領會者絕少故於此慨
然有發憤刊落之語正夫子子欲無言之意今味
其言玩其意若以爲自責則又若自謙以爲自謙
則又若自任百世之下將必其亦有神會而心得

之者耶其旨深矣哉

右詩二十篇篇各有體意各有寓學者固不必求
爲牽合也然熟玩而精思之篇章離析之中實有
脈絡融貫之妙二十篇中凡五更端而皆以深原
起意自一篇至四篇所以探造化之原也
言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與夫
人心之太極而以心爲形役爲戒
自五篇至七篇所以探治化之原也
言名分僭竊正統獨亂綱法淪斲其幾微皆有
漸秉史筆者皆不知防微杜漸誅既死之姦諛

使萬世亂臣賊子知有所懼此天下之所以日
趨於亂也

自八篇至十三篇所以探陰陽淑慝之原也

發姤復二卦以見聖人扶陽抑陰於幾微之萌
及人心寂感之體歷敘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
授傳心之法遂以孔子結上起下而以顏子曾
子子思孟子傳心者接之

自十四篇至十七篇所以接道德性命之原也

直以誠爲萬化之原而歎異端詞章之流不識
此原欺世誑俗深爲此道之害

自十八篇至二十篇所以探學問用工之原也

首篇童蒙養正繼以牛山之木喻其保養根本
終歎晚年道統之傳未有所屬思欲無言以收
其反本還原之功故於末篇末句特以一原兩
字結之有旨哉有旨哉

古今之書惟詩入人最易感人最深三百篇
之後非無能詩者不過詠物陶情舒其蕭散
閒雅之趣而已獨朱子奮然于有餘載之後
不徒以詩爲詩而以理爲詩齋居之感興是
也蓋以理義之奧難明詩章之言易曉難明

者難入而難感易曉者易入而易感也朱子
切於教人故特因人之易入易感者以發其
所難入難感者耳今誦其詩包羅衆理總括
萬變排闥異端又皆正其本而探其原模之
不敏總角常侍先君讀之優游諷詠之久不
覺手舞足蹈之意然易懵然未曉其爲何說
也先君間因其憤悱而啟發之似有所見近
因弟抗試邑樵川寄示瓜山潘丈箋本積日
吟誦猶或恨其箋註之間若有未盡者隨筆
抄記不覺成帙用以求正於有道正溫公所

謂揚子作立本以明易非敢別爲一書以與
易競之意也同志之士其亦有以識予之心
者乎哉嘉熙丁酉仲春望日模書

文公朱先生感興詩終

書感興詩註跋

覺軒蔡氏註朱子感興詩一卷余曩日獲活字版古
本乃知其傳於此間久矣後又獲高麗本於友人氏
校之無甚異同按永樂性理大全編入感興詩其註
互舉熊胡劉徐數家而蔡氏則僅一見於第二首
耳且蔡註孤行於諸書無所見豈其佚于彼者久歟
高麗本附錄朱子詩數十首末又載懼齋註武夷權
歌今刪落其數詩獨存權歌註亦以取其精華也上
章浚灘孟夏之月中九日天瀑識

章部勳孟夏之月十日天賦
湘今眼容其雙鶴
高麗木樹粉宋于信嫂十首末又輝點
耳且蔡精庶汗外蕭書燕迴長豈其舟于好香八
近單煎出隱谷嫂來而蔡九限對一景外孫二十首
對之燕甚異別姓派染并壯大全蘇入想與精其精
本氏賦其壽飲九開八年發又蘇高廣木外式八引
賢神蔡丑精宋于想與精一參余舞日發甜字州山
書想與精指題

武夷權歌十首

公自題云淳熙甲辰仲春精舍閑居戲作武夷權
歌十首呈諸友遊相與一笑

懼齋陳普尙德註

武夷山上有仙靈山下寒流曲曲清欲識箇中奇絕
處棹歌閑聽兩三聲

朱文公九曲純是一條進道次序其立意固不苟
不但爲武夷山水也第一首言道之全體徹上徹
下無內無外散之萬物萬事無所不在然其妙處
過於膏梁之美金玉之貴也不可無人發明故曰

欲識箇中奇絕處棹歌閑聽兩三聲

一曲溪邊上釣船

山有九曲

幔亭峯影蘸晴川

武夷君宴子孫于幔亭峯下

虹橋一斷無消息萬壑千巖鎖翠煙

翠一本作暮○此語亦有桑海之感

此首言孔孟去後道統久絕其間無窮無盡之妙

首章所謂奇絕處者皆為氣質物欲所蔽加以異

端邪說為障沈溺深痼無能探而見之者上釣船

者立脚向學之意幔亭峯影亦以其始有所見而

言也非有所見亦不能向學亦不知道統之無傳

苟知道統之無傳而有志於學則是已見正塗論

語所謂可與其學者也

二曲亭亭玉女峯

有山名玉女峯

插花臨水為誰容

狀玉女態

道人不復荒臺夢

荒一本作陽

興入前山翠幾重

得恬淡情致○蓋言□□冷容道人無復憐汝而
唯寄興於青山也

此首言學道由遠色而入人能屏絕此心然後能
奮勇入道若此心未能勇猛除去則其志氣終爲
其所昏情進寸而退尺前山翠幾重卽一曲所謂
萬壑千巖興入前山是其志氣清明故能勇決奮
發必欲入深詣極也小畜卦初爻辭全是此意卦
以一陰居四羣陽之志皆爲其畜止亦猶玉女之
惑人也初九居卦之初與之相應則其志移矣而

以剛居乾健之體能遠絕擺脫反復而或乾道以
行故曰復自道何其咎復反還也自由也亦立腳
發初之意道乾道也言始爲四所惑卽知其非反
復而由正道以行非勇健不能也始爲所惑故有
咎旣能不遠而復則所謂咎者悉無矣何其咎言
安有咎哉程子曰无咎之甚明也贊其勇之辭也
全是此曲詩意

三曲君看架壑船不知停權幾何年桑田海水今如
許泡沫風燈敢自憐

此曲言旣能遠色又當於世間一切榮辱得喪皆

能洗除蕩滌不以介其胸中然後俗累皆絕沛然
而入道矣人惟拘於血肉之軀故不能不爲榮辱
得喪所累故佛家泡沫風燈之說雖非正理亦可
以滌人利欲之心故文公借用之大雅詠文王之
德云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此兩曲詩
之意正如此畔謂離去攀援也文公曰謂舍此而
取彼也歆羨文公曰歆欲之動也義愛慕也言肆
情以徇物也岸文公曰道之極至處也人心有所
畔援有所歆羨則溺於人欲之流而不能以自濟
文王無是二者故能先知先覺而造道之極至也

文公此兩曲詩意恰好如是論語賢賢易色中庸
去讒遠色直是把作箇大緊要事故獨先言於二
曲然後於三曲次之以榮辱得喪晦翁當時之志
當是如此深味之可見

四曲東西兩石巖巖花垂露碧甌甌金雞叫罷無人
見

四曲有山名金雞

月滿空山水滿潭

意趣優游

此曲駸駸有得亦由遠色屏絕俗累故能進而至

於此東西兩石巖仰高鑽堅欲得之心切也巖花垂露好意思鼎來不亦說乎之境也金雞叫罷無人見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者也

五曲山高雲氣深長時煙雨暗平林

寫景真

林間有客無人識欸乃聲中萬古心

欸乃音襖靄○道味悠長

此曲入深身及其地獨見自得識得萬古聖賢心事然猶有雲氣煙雨則猶在暗暗明明之間未能至於貫徹明了不勞思慮者察而無不豁然之地

也上蔡先生見程子程子問其近日所得對曰天下何思何慮程子曰賢卻發得太早蓋理誠如此然未至於豁然大通則猶在明暗之間尙須省察若遽言何思何慮反將失之雖得而未得也

六曲蒼屏繞碧灣茅茨終日掩柴關客來倚棹巖花落猿鳥不驚春意閒

此曲到此能靜能安天地萬物皆見其爲一體智巧私欲不逃虛照生意流行隨處充滿天地可位萬物可育目前皆和順之境而非末學者之所能見矣

七曲移船上碧灘隱屏仙掌更回看

大隱屏仙掌巖乃七曲勝境

可憐昨夜峯頭雨添得飛泉幾度寒

可一本作卻大全集一本作人言此處無佳景只有右堂空翠寒處字一本作地○寫物摹景幽淡有趣

此曲由下學而上達雖上達而未嘗離乎下學故曰隱屏仙掌更回看可憐昨夜峯頭雨添得飛泉幾度寒温故知新無窮妙用源源而來若據大全集本則其意當云道之體用本非虛空可說可樂

亦無窮盡而不學者不知以爲迂遠無味而不肯用力也

八曲風煙勢欲開鼓樓巖下水縈洞

八曲有鼓樓巖

莫言此處無佳景自是遊人不上來

處一本作地○誘學者進一步之意此曲已近於豁然貫通之處而亦不離於下學其味無窮其用無盡非迂非遠至易至近人患不用其力而已一日用力無不能至者也

九曲將窮眼豁然桑麻兩露見平川

此見一本作鷲○平川地名
漁郎更覓桃源路除是人間別有天

此景非人間所多得公會以此詩召謗○蓋言人所不知而已所獨得之妙
豁然貫通無所障礙日用沛然萬事皆理雖優入聖域而未始非百姓日用之常夫豈離人絕世有甚高遠難行之事哉所謂道者不過若是而已若入舍此而求道則皆異端邪說誣民惑世之論天理之所無聖賢君子之所屏絕不以留之胸中者也

武夷權歌註終

概居遊武夷常誦權歌見其辭意高遠超絕塵俗而未得其要領近護承教懼齋陳先生蒙出示旨義有契於心乃知九曲寓意直與感興二十篇相爲表裏誠學者入道之一助不敢私已敬刊以續感興詩解之後與同志共之時大德甲辰仲春武夷劉概謹跋

